

馬燈小說集

237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雍正遊俠傳（全二冊）

【每部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分發行所

長烟北
沙台京
南武奉
昌昌天
廣漢太
州口原

世界書局

著作者 青浦陸士誦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開北四虹江路
世 界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紅

本集箸者沈禹鐘君傳

趙著狂

沈君禹鐘。名德鏞。浙江嘉善人也。世居邑之西塘鎮。其先世皆守產。謹厚不以文采著。君秉姿穎。發蚤成幼學。然性疏弛。攻學之外。與隣里羣兒戲。往往加以凌侮。以爲快。其邁往不羣之氣。蓋自幼已然焉。初從其姨丈李君馨。吾學。卓然爲儕輩冠。稍長。從周國香。沈君懷二君習古文辭。益自勵。周沈皆邑之名宿。咸許君爲未易才。不數載。學果大進。駭駭然。幾欲造古人之室矣。年十七。丁家難。家業日落。君慨然負四方之志。期有所建樹。遂走海上。傭書於商務印書館。傭餘力學不息。常借涵芬樓藏書讀之。焚膏繼晷。不欲專職業。而廢學也。時國中方盛倡小說。君竊好之。因有志於斯。見閩縣林季南氏所著《歐美小說點鈔》。一以範摹。遂之能得其神髓。所作皆蒼古樸茂。處處追

踵林氏時人重之。余主遊戲世界月刊時。君以家難記授。余謂其直可與林氏相抗手焉。君所撰小說。以文言爲多。然語體亦不屑屑爲庸響。讀君文者。固已知之審矣。君不特長於小說家言。且亦以詩文名。文宗桐城。詩學北宋。於時人陳散原爲近。君尊人昌壽先生。生子五。君序長昌壽先生年四十二而棄養。於時君甫十九歲。次弟十八。諸季皆在龆龀。君上奉孀母。下撫諸季。一皆仰給於筆耕焉。

趙苕狂曰。治小說者。其闖世也。深下筆。乃能深刻而入微。君今行年甫二十七。而所作皆似老於世故者。則早更憂患之使然也。

禹鐘小說集目次

車塵	一
瓜棚下	一五
奴顏記	三一
瀛海逃情記	三九
七夕	五四
殷息	六九
學徒趣史	八三

禹鐘小說集



車塵

禹鐘曰。我爲此作懸其題曰車塵者。蓋皆摹敘火車中之狀況。初無統系之可言。殆亦猶車塵之起隨風四散。初難聚合於一處。然瑣瑣中亦正多寄諷寓感之處。蓋余恆以爲輪車之爲物。長日僕僕。但知驅人於憂患勞瘁之途。未嘗引而致之佳境者。天下忍情之物。殆無有過此者矣。然今世開通之士。一聞余言。必弗以爲謔。將斥余爲頑固陳腐之人。不知世界之大勢。嗟乎。實則禹鐘初非垂垂老物。論齒或且較公等爲稚。須知自有輪軌以來。茲世爭競之風。日以厲。奢靡驕侈之俗。日以長。而資本階級之勢力。亦賴此以奮張。

如蛟龍之跋浪。蓋車塵起處。正不啻爲人類痛苦所化成者。我於此又悟得。此火車者。蓋承資本家之命令。滿載金錢之勢力。以脅彼勞動者俯首受降。也。

彼在三等車室中。緣窗縫眺見原野上細草作深碧色。遠與天合。知春氣已深矣。彼默念人生聚散亦甯有常。試思昨日此時。不尙與我友並來。讀其近作詩耶。是晚友更置酒錢。余嘗杯浩飲。樂乃無藝。酒酣。余又以箸擊桌而度曲。酒釀歌圓。幾不知明日有離別也。顧此暫歡之境。吾友亦似強顏而笑。當筵謂余曰。余一生落落。初不自覺。其有快意之事。言次。則以手引杯。曰。此物亦足澆我胸中塊壘耳。嗟乎。其言傷矣。顧余默察其景狀。似無失意之可言。卽以其職業而論。亦正不惡。人生職業。果無所弗憾者。尙復何求耶。則彼之蹙蹙殆爲無病之呻。雖云人類之心理。無不欲力趨於快意之途。如春日蜂。

蝶之飛游必就花枝招展之處然則如吾友者似又不類矯情耳我父轉念我之離彼彼又何爲送我錢我謂其惜別耶則人生固無畢生常聚之友謂其示誠耶則朋友之相契初不在杯飲食之間然則其故果安在者嗟乎我今悟矣吾友之錢我送我雖不可不謂之惜別與示誠於我固大有情愫然究此動作之原動者實爲世故一力督令之世故者蓋人生涉世行事之程式也譬之石膏製之工藝品必經模型而成初不能與之相離須知人生處處爲世故所拘又安有自由之日今茲我友之爲我餞送者實俯首秉承此世故之威命不敢與之相背蓋此燈紅酒綠之歡謙實具有一無形之桎梏試思吾人常處於桎梏之間苟有樂事可言耶且吾友之爲人識遠而善感然則彼之鬱鬱初不必證以他事卽論處處爲世故所拘已足生其弗快之感矣大抵人生智慧一高感觸亦夥猶之止水之面苟有物投之者波瀾

卽立起故無論處何境地在在咸覺其苦永無自滿之日譬諸我友平日享用服御咸在中人以上不知其精神之痛苦遠非此享用服御之適所可償抵吾人入世抱悲憫人之心放眼天下試問何事可以動其一笑耶且吾友恆謂爲人之難殆莫若現世紀之社會果欲抱進取之志以圖自振者則必推倒無數之人加以踐踏用以增高我一人之位望猶之觀劇於廣場欲使無窒我視線力逼無力之人俯伏於地我則以足踐其肩背之上試思此事果吾人能忍而出此耶顧不爾哉則已身亦將不免於爲人所屈據此則人生斯世又胡適者彼涉足于此車中驗票員已蒞其前彼卽出票示之驗竟復納入衣袋中嘗驗一員以次驗票時但知目注其鉛筆心不參騖旋見彼爲相識之人則微露驚喜神色目動問何往彼乃略略審視始知此驗票員者爲彼鄉里之少年在此貧薄不能自存後以教牧師之援拔入教會

學校習英文數年，即能通譯。今茲爲鐵路驗票員，月得薪可數十金，也驗票員與彼酬應。語後即爲禮而去，繼續從事其職務。此時車輪隆隆然，挾飛塵而起，進不已。彼周視乘客，爲狀各異，心念此車室中之乘客，大率爲利名所驅，而此車輪者，其心尤惡。長目助名利爲底，彼乃憤然起立，若將尋人而攝擗者。已復就坐旁座。少年客見其神態，睨之，瞬彼知此。少年必見訝於已，遠漫一語之曰：「君目我，弗瞬，殆欲有言耶？」此少年見問，則笑謂無之。彼曰：「然也。」彼此初非相識，通詞何爲？言已，乃以微笑向少年。少年閱世弗練，立頰，真顏遂引目。他矚彼，見狀始目悟出言之迷離，致此。少年弗悅，遂弗復與語。仍倚窗，開眺見斜陽冉冉落於遠樹之外，村舍間，炊烟奪雲而起。而已而窗外夜色，同合卷萬象，而沒。但聞輪聲喧逐於鐵軌之上，竭力排夜色，而進轡。乃憇，烈假爲長夜，破寂者時。車室中半晦不滅之電燈，纖鑄已啓，爲

光。僅能燭及面部似欲察各人容貌而別其善惡者。若各人身。上之衣服。則此燈光。正有化學之功用。已一一爲之融合爲一色矣。彼一見此燈光。忽又回想起。昨夜之情景。兩兩相較。不曾天壤。則仰面微噓。乘客中語聲初頗嘈雜。後乃漸寂。未幾。又聞鼾聲。浮夜色而起。獨旁坐之少年。尙支坐未睡。彼見乘客均沈沈入夢。似睡。料充滿於車室中。故使人一觸即睡。而車下驛輪。又發爲催眠之聲。浪呼人入夢。彼思今夕車中之現象可代表人生之一切。彼乘客之夢。卽吾人畢生所歷之生活。而車輪之前進。猶之年華之遞逝也。而以人生生活。比之乘客之夢。尤確當而無訛。是時車行既蹶。輪聲之外。時聞汽笛鳴。鳴作聲。蓋長途中除幾處中等之車站而外。其間所歷各小站。初不稍停。每汽笛聲起時。卽經過一小站。此等小站在夜色中。狀如鵠立。相迎而火車乃絕微。每過一小站。僅微微向之一點首。卽匆匆喘息而去。絕不反顧。

爲狀似甚忽視也凡此咸隱於夜色中彼在車室之內初未窺及彼初思覓
睡以息其慮顧久久弗能合眼而回顧旁坐之少年亦略無憇意彼乃就與
之語曰友乎吾頃誠不檢出語殆有忤君意者然今茲長夜悠悠同車者咸
扶頭酣睡而爾我獨醒彼此又默默相向殊苦寂寞我儕曷不作雅談以自
遣乎少年聞之則漫應曰客喜良然顧吾殊畏君苦詞之爛鑠而笑尤冷峻
彼曰是胡介介者我日間之孟浪業已請罪於牛君能捐棄前嫌耶少年乃
笑曰客倨恭咸工識超人哉彼見少年意興漸振因叩以姓氏且語之曰君
實不知我日間之心事試思此盈車之人孰非受名利之驅遣乎而此火車
者猶恐彼名利之爲累其力尙不偉乃又從面力助之友乎我當時涉想及
此不覺欷愴掩笑起於心果使此時國使銜齋命而相被者余對之亦必落落
涕洟爲禮蓋此傲蹇之態實一時激憤而成宜致聞罪於君也少年聞至此

則曰。聆子言。良為至理。然客且何往。可告我乎。彼泊金湖海。爲家初無去住之定所。今茲蓋訪友問耳。少年曰。然則客爲壯遊之人矣。彼因奔走耳。詎可日爲壯遊者。亦作客者耶。少年見問。期喟然曰。然余一月必一歸。爲期可一。二日以家有衰。親殘年而多病。顧以家食艱難。乃不得不出外求菽水之資。以效昔人之魚米。以是遂弗能常侍。右。然天下人子之於其親。咸弗願離之而去。矧在衰病。今余以飢驅實無奈耳。以是間月必一歸。以親定省。今茲卽自鄉間來也。顧到食於人。初無自由之可。故往返均乘夜。而行以節時間耳。彼一聞少年之刺刺。深談則微。晤然則賴。有火車耳。不爾者。則君欲每月歸。亦弗易。矣。少年曰。然顧火車之爲物。大抵使人離別之時。爲多。而載人歸去之間。則十居一二而已。二人正絮談間。忽聞熟睡之乘客中。有數人。均於睡夢中。作囁語。就中一人曰。吾妻。吾明日將別而去矣。汝

試思我此時之心。心中又一人曰：此款歸君之期當在我。至店之後，三月此月中之薪水當悉以償貸。然我家用又須貸之別人矣。此二人語詞最清晰可辨，餘均斷續不成片段。最後又有一人慘然而呻，繼又雜以數語曰：母乎！弗復戚戚。一年之期亦甚暫也。少年聆已語，彼曰：此輩囁諛，亂作客不一一聞之耶？彼曰：詎曰囁諛？人世哀聲耳。爾時已近午夜，二人漸有倦意，談言亦減。未幾，皆沉沉睡去。於是此車室中遂全淪於睡夢之境。顧彼睡中初不自知其睡，但聞汽笛之聲，續續而振，而車亦旋停。彼沈沈然自語曰：長夜未終，乃抵站耶？今夕車行之速率殆十倍於平時矣。彼起視，少年已失所在，即亦勿計。甫欲下車，忽聞窗外人聲大沸，探首視之，則車站之旁聚人無數，而車上司機之人正揮車役，迫人登車。人咸弗願，則一擗之上。以是遂大譁。彼目擊此狀，則大抑不平，以爲火車之設本利。

人以行遠寧有不願出遊者亦必迫之相從彼正欲挺身出抗而車輪又動彼乃力趨車門之外不復計及他人一躍而下遂失足倒地睜目視之則身在車中始知一夢而旁坐之少年尙鼾睡未醒彼目之而太息曰此時殆游魂鄉夢之中依依其衰親左右也彼見車中無一清醒之人乃以面近玻璃窗引目外矚深黑不見一物似此世界久被日光之蒙飾以假面示人此時特一復其原狀者彼在此黑暗之夜境內舉首見天空懸有疎星數點及斜月一鉤微微爛其光耀因指而自嘆曰星月乎黑暗之幕正層掩於世界當在萬重以外汝縱竭力放汝之光明亦胡能破其一隙汝徒自勞而已矧世人方沉酣顛倒於睡夢之中又誰能見汝之照臨者此時車行忽緩輪聲亦低已卽頓而不進似久歷長途憊而思憩俄聞遠遠有汽笛聲划然破夜色而長嘯而此車汽笛亦應之而作木幾有來車奮馳而至隔窗震震但聞

其輪軌之相擊。外此一弗之辨。來車既過。此車輪聲又徐起。繼續趨行。其未竟之程。彼力思及。彼司機之人。長夜工作。何以獨不知。憇噫是必。金錢之明光。照耀於彼眼前。初不爲夜色所奪。彼又胡能。抖擻其精神。以向此金錢之光。而趨就者。顧彼膺此司機之職。責任乃絕鉅。蓋車行雖循鐵軌。然夜色漫漫。中偶一失事。則全車乘客之生命。咸懸於一髮矣。顧此司機之人。初無學識。但知加煤。正向等事。任其機力而進。而彼伺守於汽機之前。悠然若無其事。設陷危境。彼即無術能挽矣。須知此司機之人。終歲盡力於其工作者。僅僅自圖其利。至乘客之生命。本不在其意中也。嗟乎。天下當國者爲政之人。亦正類此。我儕小民。以生命財產。仰託於彼視之甚重。顧彼當國者。又何嘗置此小民之生命財產於其眼中。但知攫民財而自肥。以日求妻妾與馬之美而已。彼至是恩潮略平耳際。復聞訇然之輪聲。喧於足底。似爲猛雷擊之。

而轉故爲聲亦倍烈時玻璃上已微微發亮作魚肚色窗子堆塞之夜氣遂漸漸由深而淡徐吐原野而出復其原狀假車中載有無數之曙光至是一一散之空中其輪迴處曉色卽隨之以四播而首腦函中之日烟亦縷縷隨冷風飄窗而過似向人問訊胥來佳曙俄見紅日一輪返自地底冉冉而昇狀如蟾躍最後則裂浮雲而出一光照澈世界之上於是天容遂大明彼回顧車室中之乘客已一一離夢境而醒而旁坐之少年亦起而揉目是時車室中呵欠之聲紛然相接似各各爲夢神道別者彼見少年醒後旋又合眼則戒之曰友弗堪貪睡今茲車將抵站矣少年遂力掀其兩眼惺忪答曰感客垂意然客何濟醒乃爾後來得美睡耶彼搔首曰否余夜間僅一合眼醒後遂竟夕未寐惟坐對此盃車之夢境而已然有一事乃爲君等所不及者蓋此破曉之景色由闇而光變化萬狀余一見之君等熟睡咸弗

能夢見也。少年曰：雖然行役之人，又寧更具此選勝，眺幽之雅興，試思客裏，風光縱蓬壺仙島，亦詎足稍移我情？矧貧賤依人，到處咸無可樂之物。客以曉景爲勝，實則愴人心目之深，無有過於景色之爲物者。故余轉日憮騰，一夢爲書也。少年言已，彼顧首蹉之私念，此少年心懷之。已臻峯極人海茫茫，殆無不浴憂患之波而隨之，以浮沉者，人生入世之真諦果即在是乎？爾時車中呵欠之聲既息，語聲乃龐雜而各諸，經此一宵睡眠之休息，均已回復其精神，故吐語漫聲，益復振振，而車中販夫至是往來四座，間引吭呼其所販之品，以求售。乘客中夜來大率咸進，食則餅而購糕餌之屬，引以充飢，彼與少年亦各購得，糕數片徐徐食之，彼此此時情狀，以爲此即天明後第一幕金錢之劇，半人之光昧，亦可於此覘之矣。彼正遊想間，忽聞汽笛之聲，又續續而起，於是車中顛搖紛亂之狀，各各離其所坐之位。

有檢點其行李者。有自整其冠服者。亦有探首車窗之外。覘車行距。站之遠近者。蓋此時車將抵站。人人咸備下車而行。行李繁多之人。已力排人中而出。佇立於車門之外。意在車停後。即可躍而下之。免受擁擠之苦。少須卽聞汽機洩氣之聲。漸漸不已。而車亦停息。車中乘客。遂爭先下車。駕雜無次。塵霧騰騰。而起。彼與少年。亦離車室而下。見車站辦事之職員。身穿黑呢之制服。帽圍及袖緣之上。均綴金色之標帶。手握紅綠色之小旗。徐徐搖動。更執一黑色之布袋。狀如古戰士所佩之弓韁。此袋卽以授之車上之工役。授時爲勢甚疾。未幾。此職員卽偃旗而退。此時。彼與少年。均雜於人叢之内。自後望之。見千頭攢動。飛塵障面而起。大類海潮之洶湧。於是。彼二人。乃淪沒於人海中。隨波逐流。以去矣。



瓜棚下

吉文曰。余十歲時隨我父。迨暑於此龍尾村。其樂乃萬非。後此一日可以夢見者。今爲時逾十四載矣。余父棄養垂六年。而余亦舍其天機靈活之兒時。易爲成年之人。日向風塵中討生活。度其沉悶無聊之人生。余此中孕感在平日燈前酒後。已勿能日抑。若今者重來。豈棚瓜架之下。鄰翁相對。百事皆非。則回溯當時。又安得不萌其劇感。使予愁萬恨。振振然一彈上心弦耶。言至此。即有一年事可五十許之村翁。自然也。尙憶吉哥初來時。慙跳好弄長日在沿溪綠陰之下。流連不去。有時且投石溪流中。數水紋爲樂。然耶。此村翁曰吉哥者。蓋吉文小字也。村翁言次。微微自領其首。旋曰。歲月誠速去。

當時忽忽已十年。吉哥今且昂然長大。而余更衰朽。莫論矣。村翁語已。吉文曰。伯言。余幼時。恆在溪上。弄水。余一聞此語。卽不曾爲我提挈往事之端。緒使胸中所懼之心影。一一紛墮於眼前。所觸皆是矣。當吉文十歲時。其父患肺疾。醫者謂當調攝於鄉村中。則景物旣幽。空氣亦潔。爲效且遠。勝於藥石。時方盛夏。遂來是村。吉文亦偕以村中張氏屬有賊窟。因拓舍居焉。爾時其父病尙未深。起臥均似常人。特精力微覺委頓耳。居二月餘。病乃無減。遂歸。嗟乎。世人患病。苟將養於金錢。空氣中。其病必瘳。舍是而外。則雖有那病之方。亦不能奏效。吉文家非素封。擇持門戶。咸賴其父一己之所入。病裏心懷。又甯有省道之時。然則村中空氣雖佳。而憂擾於中。亦胡濟者。吉文自此來。村中後時卽久。不復至此。日重來。形容異昔。宜其感喚之叢生矣。是時吉文與村中故老。方納涼於臨水之黃瓜棚下。村中故例。每晚膳畢。

後村人爭就瓜棚納涼。其地不啻爲村中長夏之墟。集以是斜日一簷瓜棚下。人已漁集。男者不論老幼。均上裸其體。下服犢鼻褲。清裝之女婦。則補掩其膝上衣。大率爲深藍色繩。之半臂。晚風飄飄。肌汗臭。亦止。村人旣集。恆相與作劇談。談次。每舉荒誕不經之事。呶呶爭辯。例如有人言。村中某處夜有鬼物發現。屢爲村人所見。二其顱而倍其手足。恆欲得人而噬之。如是。則聞者必出而力緝。其不實。謂鬼物。吾固有之。今村人福厚。已爲神靈所逐。二說相持。必視衆。竟附和之多寡。爲勝負。若餘人咸謂鬼物。至今仍在者。則卽爲辯者負矣。反時則負。卽屬之先言者。猶之議會中之提案。必經多數之同意。始下其議。若至明日納涼時。必更易一人。問。誰。爲聚訟之。蓋村人消夏之法。能以謠談忘倦。因村人所好。談鬼。以是胆怯者。深夜歸時。輒挾人爲。偕。不爾。將應爲鬼所攫。諸伴以其胆怯。則故設怖人之言辭。以播弄之。必

令毛髮而止。是夜村人以吉文之至，遂間其談鬼之常。課時，瓜棚上青藤滿絡，綠葉如掌，大密而成幕。月光自細隙中下，射碎影在地。棚外時見流螢曳微光，而過似緩。一小鑽石於尾端，燦然照夜。晚風陣陣掠水面而至，涼意透肌，爽乃如浴。村人圍坐瓜棚下，各據矮杌，語聲之外，時聞葵扇觸體作劈拍聲。則以草間多蚊蚋，常集而吮人血液，人皆以扇驅之也。此瓜棚爲地甚廣，爲張翁之產，位於其居宅之外。張翁者，即前此與吉文對語之村翁。吾前文曾云：吉文有戚張氏者，卽翁家也。吉文今茲來，村人舍於其家，是晚爲吉文始至之夕。晚餐既畢，張翁遂引吉文至瓜棚下，與村眾相見。吉文謂村眾曰：諸君中一幼時戚，卽相習。今隔十餘年，不至幼者易爲長，大長者則俄成老邁矣。年穀既增，面目亦改，驟見幾不復相識。卽此已足生余感慨。試思人生數十寒暑，而一別垂十餘年，果能幾回相見耶？且此十餘年，闔別之光

陰中哀樂萬端。一一自無形中推演而過。須知今日之與諸君輕輕一面。在表面上爲久別重逢似若可樂。實則暗中正蘊有無限之感傷。今余之來。蓋自此十餘年哀樂萬端中換得者。卽謂之哀樂之代價。亦當知人生之意昧。可一言喻之。世界猶之舞臺。人類猶之優伶。而哀樂者。卽爲登場所循之腳本。今茲余與諸君十餘年後之再見。亦不過爲我戲劇式人生之一幕中情節。加以曲折耳。余今不復多作此傷心之語。重累君等之感喟。則始追述余幼時之生活爲況。甚樂也。而前此至村中尤恬然適我天機。卽張家伯謂我當時弄水一事。至今思之猶饅饈有餘味。爾時溪上綠樹陰濃烈日不至。蟬聲長日噪於枝上。時時高唱其苦熱之歌。余在溪上卽坐於樹陰下。已覺其可掬。況更有泓碧水。當中游魚可計尾。而知其數。余好以面承水涼乃漱。骨清則以手掬水飲之。清冽無匹。灘上積瓦礫。繚若恆拾而擲之。溪中

以驗木紋之多少。樹上鳴蟬有時且憇而息其聲。則溪上爲境。靜惟聞余以石激水之聲與游魚濺刺相應和而已。余最愛兩岸巒石之老樹。樹幹均偃蹇作俯水狀。如雨雨相對。轉身拱揖爲一。以是枝梗遂密邇相接。如張翠幕。水面長日不見日影。人在其中。非特忘暑。亦且忘世。特念當時不能細加領略。亦不料及一至年長。即無此等清福。將長與塵俗爲緣。尤憶一日午後。余父倦而作午睡。余出興勤官過溪上。喜吹則以扇指破坐之少年曰。彼年事與我相若。今蒸鬱効力作田。所湧之洋雨宿已滴遍田中土壤矣。意謂其年鬢既長。田事亦已久歷。但吉文言未已。勤官亦應聲曰。然余與吉哥同齊年者。當時溪上之人也。余亦悉憶之。然余今者手足胼胝。非復若兒時之閒逸。恆得嬉遊之時也。吉文聞之。領首曰。然也。凡人年事一長。即絆世網百事。咸失自由。特君力用較余風塵之生活。猶多天趣。即茲綠陰如畫之溪上。君

暇日仍得時往游涉非若余之迢遞云山徒存夢想也。當日與君遊溪上時君健步跳躍於余前。余揮汗疾追僅能及之。已抵溪上憩綠陰下涼意透肌理而入。積汗頓消於時。君御黑色之短褲及竹青色之半臂。均已半舊。手中握竹竿。竿端更繫一細篾。作圓形。敷樹膠殆遍。如張厚膜。蓋備以捕取樹上之鳴蟬者。君與余談時。恆持竿示余。欣欣然謂此膠係新敷者。黏力甚強。少須必可得多蟬也。余則上下衣均作白質而藍文者。形式較君爲華。此衣蓋爲余母製成於來時之前。三日母意以爲村中風俗雖簡樸。然下鄉作客亦當稍加章飾也。余與君坐談多時。溽暑若失。已而君忽躍起曰。彼乃大肆其高歌絕不畏避。言次舉手中所執竿作欲撲狀。蓋所謂彼者。指樹上鳴蟬也。余見君起。則亦疾起。彼此均仰望樹枝間。聽蟬聲所出之處。而撲之。君手眼均靈捷無倫。以竿觸樹。蟬即黏附膠上。牢不可脫。以是每見君舉竿一動。樹

上則。賦。多。一。時。時。之。皆。昭。暨。最。後。得。蟬。凡。五。頭。君。執。其。三。余。取。其。二。按。其。尾。
端。即。墳。殼。有。聲。微。等。既。此。故。爲。聲。乃。似。短。嘆。不。復。若。臨。風。得。意。時。之。高。
歌。矣。蠅。尾。取。聲。之。法。則。君。倡。之。余。亦。尤。而。效。焉。覺。其。發。聲。較。樹。上。任。情。長。號。
時。爲。節。此。彼。賦。音。既。俗。而。豎。目。力。嘶。初。不。稍。息。益。覺。其。官。洩。無。復。餘。蘊。今。斷。
續。狂。躍。靜。長。引。爲。奇。崛。獸。念。歸。時。以。此。獻。我。父。必。將。目。爲。珍。物。矣。以。是。中。心。
甚。樂。少。須。君。細。語。余。日。今。余。須。赴。浴。矣。余。問。曰。君。以。熱。水。浴。乎。君。掉。首。曰。弗。
須。卽。指。岸。前。清。流。曰。此。卽。余。之。浴。盆。矣。言。未。已。遽。下。其。衣。縱。身。一。躍。入。水。余。
見。狀。竊。竊。爲。之。憂。慮。恐。其。淪。溺。則。乃。不。然。君。入。水。後。游。泳。自。如。狀。甚。恬。適。且。
健。健。呼。余。下。水。與。共。俾。授。余。以。潤。泳。之。術。顧。余。卒。自。餒。不。敢。嘗。試。但。日。君。而。
笑。而。溪。水。漫。沒。亦。似。誘。余。以。水。中。之。可。樂。者。當。君。在。水。中。游。泳。時。手。足。動。處。

卽見水沫怒濺。體然如翻雪浪。已復捕得長可三寸之鯽魚。舉以示余。魚力掙其首尾。眼光燦然。望之耀眼。余一見。卽呼曰佳哉。此魚速畀我司之。君即應聲擲魚向余。余急伸兩手接之。乃不得中。魚遂砰然猛觸。余額際而復墜於水。遽然扶綱而逝。余取手視之。懊惱不已。比君起岸。卽裸坐樹陰以褲。拭身上沾水。青膚色甚黑。而地上碧草油然作深綠。二者相襯爲狀。至趣已而君加衣。於體謂余曰。鷺時已久。今茲恐向晚矣。盍待明日再來。余當爲盡。捕樹上鳴蟬。使緣枝中。一聲息。復余曰。君遂起而檢向所得。蟬顧百覓。乃無一見者。蓋君於入洛時。已不備而逸去。而余則仍牢握手中。因分其一以授君。君却之曰。此何是。論君可自置。之余明日可再捕也。君已俯身拾捕。蟬之竹竿。二人。雍容錯而出。前斜月已衝山欲落矣。是夜晚涼之時。旣廁。衆爭。集。瓜欄上。余笑。亦在諸人。姚姬談。稅稻事。余與君。則舉。日間遊。溪上之。

狀告彼等。彼等咸日勸實。一至炎夏。殆無日不浴於溪水中。此則愛水若此。前生殆爲本族也。言已。衆皆大嘆。君聞之。則報之曰。然我前生爲蛟龍。而君等爲龜鼈也。於是衆皆斥君爲無禮。而余暗中滋服。君曰。才之敏。顧時衆意。咸弗直。君遂亦弗敢相袒矣。已而諸人語及天上星斗。乃各指所知者示人。而此時天上繁星。時時爛爛似笑。我儕指點之。多舛。而妄相談論。以惑羣聞也。當時我父吉牛。女二星事。引據古史。甚饒興味。余側耳靜聽。惟恐其盡。今瓜棚依然。又誰爲述。牛女事耶。吉文吉至此。撫然久之。張翁亦太息曰。吉哥真具孝思。歷久不忘其父。然爾翁白骨長埋。六汝久矣。吉文曰。彼魂魄有靈。或當念我白骨。固無知者也。吉文言未畢。座中王翁者。又繼言曰。人子思親。固當若是。余猶憶當日吉哥初來。問與我家阿惠甚相習。阿惠亞吉哥一歲。吉哥之翁。嘗謂阿惠。斯村女。然貌尚婉好。以偶我家阿吉。亦甚合也。吉

哥一聞此言卽堅請其翁曰果惠妹能爲兒婦者則余等歸家時卽挈其偕行兒後此亦不虛寂寢矣余歸而戲語阿惠阿惠默然自是與吉哥相見卽不若前此之親密歸則吉哥城中人又多用以村女爲歸而翁亦不過一時戲言耳此事忽忽已十餘年而一經追測則又彷彿若昨日事耳吉文聞王翁言則曰士家丈記憶力誠佳此事丈苟不言者余幾不復憶之然惠妹今當抱子矣王翁泣然曰不爾彼下世久矣吉文太息曰遺不壽耶吉文此時心中斗覺不甯默念此女幼時美貌勿類村中女與余旣善遂共游息而當時父言彼爲婦余尤極懼誰知一別之後疊花難久卽與壯長辭耶實則吉文與此女不過於幼時有青梅竹馬之好初未涉於成人之戀愛今茲聞其死耗殊可勿生其哀思然以吉文憂患之生久歷衰樂故遇事興感較之惄人爲甚蓋其情懷既異於常度而心弦遂亦易於動盪譬諸風下流泉渦

漪。恆。疊。起。成。陣。也。矧。吉。文。舊。地。重。來。百。凡。無。恙。彼。造。物。獨。妬。一。可。愛。之。村。姑。
不。使。久。享。此。佳。麗。之。鄉。村。豔。骨。一。邱。卽。其。歸。東。之。地。則。吉。文。回。憶。兒。時。晤。對。
之。歡。又。安。能。不。綿。綿。動。其。哀。感。耶。當。吉。文。默。默。不。語。之。際。村。人。談。鬼。之。說。又。
紛。紛。而。出。矣。吉。文。曰。君。等。談。鬼。皆。無。據。而。胆。怯。者。聞。之。且。懸。瑟。而。顫。村。中。林。
容。俱。鬼。螢。火。如。燐。則。無。鬼。亦。爲。有。鬼。矣。今。請。畢。余。之。詞。不。較。有。味。耶。於。是。張。
翁。乃。力。止。衆。議。吉。文。復。徐。徐。振。其。談。片。曰。我。今。且。言。瓜。棚。中。事。特。惠。姑。已。化。
異。物。爲。可。哀。耳。一。日。傍。晚。爲。余。興。勤。官。游。溪。上。之。後。四。日。余。方。在。瓜。棚。下。摘。
食。垂。熟。之。黃。瓜。忽。見。惠。妹。自。遠。而。至。且。行。且。呼。余。余。遙。應。之。曰。妹。速。來。此。瓜。
味。甘。也。彼。即。迅。步。而。至。余。授。以。二。瓜。彼。遲。疑。曰。苟。張。家。伯。知。之。必。且。見。責。余。
曰。彼。此。時。入。市。未。歸。將。何。由。而。知。且。令。知。之。則。我。等。已。飽。貯。腹。中。責。亦。奚。
益。於。是。二。人。遂。恣。意。啖。之。覺。胃。中。滿。泛。瓜。汁。上。騰。喉。際。已。而。並。倚。於。竹。檻。

之上見有蜻蜓穿隙而入。四翼如御輕紗之衣。惠妹問余曰：吉哥在城中亦時時得見此物耶？余曰：然。余恆於庭前捕取之。以綫繫其項際，執綫端縱之飛行如恆。特爲綫所牽不能遠翔耳。惠妹曰：此事余亦習爲之。然亦非趣余曰：妹畜然也。余前此與勤官遊溪上。彼以竿捕樹上鳴蟬獲而授余。按其尾端即作作有聲。較蜻蜓爲佳。毛惠妹笑曰：蟬聲乃發自尾端。非若他物之以口滋可。訝然其聲長日擾人亦足令人生厭。余前此與方家姊隔隴遙語。乃爲蟬聲所亂。語皆隱約不可辨。故余甚憎惡其聲也。余笑領之已。乃曰：今茲去晚膳時。尙早。妹亦樂遊溪上。至惠妹。上溪上非佳。余意宜往。田神廟廟去。此西行約里許。位於小盤山之上。林木滴翠。山風時至。田神之像狀似我家阿翁。披蓑戴笠。終歲如在雨下。廟後有果樹數株。而無花果。尤有甘昧寺僧。初不禁人採食。哥。在。寺。往。遊。之。耶。余曰：余初客此村。殊未知有其地。妹今。

既言廟中佳則試往。一行可耳。遂出瓜棚緩步西行。見斜日落路作金黃色。炎氣炙人。如吸取廟中所蘊之汗。使之外瀆。改行未及半。汗雨已淫淫然溼及衣上矣。既抵涉山而上。惠妹前行爲余導。一一戚如彼。尤時所言。已就廟後摘取無花果。且摘且啖。爲啖道勝於黃瓜。時樹上垂實正繁。纍纍如貫瓔珞。縱令余等飽啖十日。亦不患其乏。吾方余等摘果時。忽聞雷聲起於天半。仰望雲氣。則濃陰密佈。知稟暑不消。大雨且至。余等相顧錯愕。不知所計。余初意速行。惠妹謂雨滴已滿蓄於空際。恐不及半途而降。則進退兩難。不且益窘耶。余曰。然則待其霽。而後行。沾溼鞋屨。可勿計矣。惠妹曰。諾。然已憂形於面矣。未幾暴雨驟至。大風濟之。風聲雨聲。一時慄撼天地。如倒狂瀾。余等在廊下避之。見雨點如飛瀑而下。溝澗立滿地上。汎濫成渠。惠妹語余曰。雨勢如此。一時恐。勿能止。而爲時已晚。欲歸不得。奈何。此必山神吝其果。而

我等摘食過多故怒而召雨爲示懲也。余曰姑靜俟之。妹毋多慮也。顧彼意終弗能解似此空中之雨點咸挾有愁淪入其心中者久之。雨霽涼風拂體爽氣撲人肩宇於時暝色漸合。月已高懸於雲隙。余等遂出寺門急趨歸路而行阡陌交錯咸登橫水。余等投足用至初不捨步未及數步覺兩屢頓重顧仍力曳而前蓋沾水既遍爲重亦倍於平時矣。余等是日入寺。寺僧均閉置禪舍中。初未一出。故余等出入均未爲彼等所知。不爾者則當余等行時彼等或且爲借用爲照護以避中雨。泥濘艱於步履而以孺子當之恐不任也。顧余等且行且語。狀甚衝初無顧蹠之苦。及半途則余父及王家丈正四處探望。一見余至。均以驚呵之。問曰孺子爾等今日果胡往者。累我儕懲望。以致兩眼欲穿矣。余遂具告遊廟之事。惡妹亦曰余邀吉哥往也。吉次則願王。到王家又何能憾及當時情景乎。余言恐未

盡也。余謂史與余父各愛其所生。當日之村路晚晴，盡不啻爲爲親者慈祥之精神所化成者。顧今者愛我之人及王家史所愛之人，皆已長臥夜臺。愛亦歸於絕滅。以是余既不復有愛我之人而史亦失其所愛者。據此則造物之心顯欲不使人久有其愛忍而相斬也。吉文言曰：抑抑作不歡狀而王翁尤沉沉不發一言。殆以吉文之一席話有足觸其思女之悲者耳。此時吉文與王翁二人之心事，一念其死父，一傷其嬌女，第覺茫茫然無地可着。其情似此世界已等諸沙漠矣。爾時村人均默然而夜風漸肅如感秋意。天際月色時時爲浮雲所掩，似不欲過顯其光以照澈人間愁境者。諸人見爲時已晏，遂紛紛出瓜棚而散。一一與吉文道別。吉文亦隨張翁歸見竹籬茅舍之間，滿蓄天趣。顧月光皎處，又似隱約見其父影也。



奴顏記

猾憤生語。余曰。天下攢營奔競之小人。其媚才實出天授。顧彼於財勢出己之外。餘子碌碌咸在譏視之列。而於績學之人尤望而憎厭。蓋彼意恃其謠笑逢迎已足。圖存而有餘何必更計。學問短學非致富之道。無補實利。則親學實爲自陷於窮途。初無所用。嗟乎。天下小人之於才士。莫不作如是觀也。我今告君一事。其中主要之人物。亦一小人以下。皆此小人之行迹矣。一日。侵曉。晨氣蒙被。大地爽潔無匹。勞動界爲曉色所鼓。咸開始從事其機械。式之工作。而世間藏金之窟。似亦爲此曉色所燭。照使人望而趨就之。在此晨光熹微中。其最先事其工作者。爲豆腐肆。肆人恆辨色而起。輒輒然力旋。

其水磨聲沉悵一如其生活之狀。復次則茶寮種米鹽醬南北雜貨諸肆亦次第闢其闌以張其牟利之網。顧凡此諸肆初皆無涉吾事特余欲狀此曉市之情景故亦連類及之耳。今當復述市中有一肆獨後他肆而闢門闔甫啓卽見其市招上所署者爲劉李同杯四字此不問可知爲賣酒家矣。時有一中年婦於案首垢面中微呈老態此婦張重旣竣卽於櫃次緩緩滌其酒器水滴恆跳灑而出着於襟袂殆憊其主人之貧故幻爲珠光以娛之也少須一男子呵欠而出似睡魔術躡於後衣襟袒而未合如御西服此男子事在二十六七之間較婦或當有十齡之稚容色白皙顧非姱美不知者必將謂妻與此中年婦爲母乎實則唱曲共衾席者試設想其結縭時洞房夜靜之候此男子第一次呼其新婦必當稱之以姊而新婦亦必自問年長低聲漫語之矣。男子名敏卽爲酒肆之主人以內助贍店事悉以見委矧

當。罐。人。尤。宜。於。女。世。人。苟。知。卓。文。君。故。事。者。必。弗。謂。吾。言。之。不。當。也。敏。婦。既。善。經。紀。敏。以。是。居。家。多。暇。遂。舖。於。某。公。司。爲。夥。友。竭。力。獻。其。諂。美。之。能。月。博。數。金。以。輔。助。其。買。漿。之。資。本。數。年。後。資。値。增。至。數。十。金。於。是。意。氣。倍。豪。竊。喜。能。以。笑。貌。取。人。厚。俸。視。天。下。人。舉。不。足。道。以。是。所。御。衣。履。遂。日。事。華。美。力。効。上。流。人。之。所。爲。當。其。驅。車。路。上。時。赫。然。外。表。必。無。人。信。其。犧。鼻。禪。卽。隱。於。華。服。之。內。也。卽。其。每。晚。歸。家。時。見。者。亦。必。訝。此。貴。客。之。降。臨。陋。市。大。是。爲。此。肆。榮。若。曰。此。即。酒。肆。之。主。人。嘗。罐。之。人。卽。其。夫。人。而。酒。器。纍。纍。則。此。貴。客。家。中。之。長。物。此。語。苟。出。又。孰。能。見。信。者。敏。於。公。司。中。每。月。所。得。之。薪。金。已。足。敷。其。贍。家。之。需。初。不。必。更。賣。酒。之。生。活。用。爲。挹。注。顧。彼。嗜。利。成。性。凡。有。可。以。增。加。其。錢。囊。之。重。量。者。無。不。亟。取。趣。爲。之。不。復。計。其。餘。事。今。此。酒。肆。雖。簡。陋。然。亦。能。一。分。下。流。社。會。中。人。每。月。所。得。工。值。之。半。則。所。入。亦。正。不。惡。敏。又。

烏。忍。捨。之。耶。敏。每。日。早。出。晚。歸。意。甚。自。得。而。店。事。有。婦。爲。之。料。理。井。井。脫。然。
無。內。顧。之。累。在。彼。亦。自。引。爲。揚。眉。得。意。之。秋。矣。是。日。敏。曉。起。忽。憶。及。昨。日。在。
公。司。中。瀕。行。時。經。理。曾。說。以。明。日。蕩。事。須。較。平。日。爲。早。以。有。要。務。待。理。也。敏。
一。念。及。此。立。趨。店。房。促。其。婦。進。熱。水。以。備。鹽。洗。婦。立。以。磁。盆。盛。水。上。其。夫。敏。
且。囑。且。言。曰。今。日。公。司。中。有。機。要。事。待。決。於。余。故。必。早。詣。須。知。經。理。近。殊。器。
余。百。事。咸。須。與。余。共。籌。而。余。亦。屢。爲。公。司。操。勝。算。故。取。信。尤。堅。婦。聞。言。屢。屢。
點。首。其。精。槁。之。臉。上。是。亦。絲。絲。露。其。春。氣。矣。天。下。女。子。苟。一。聞。其。夫。婿。有。升。
駕。之。機。則。私。不。顧。喜。蓋。有。不。可。名。狀。者。此。時。敏。婦。之。快。慰。亦。正。可。推。類。而。知。
之。矣。敏。盥。洗。既。畢。即。匆。匆。出。門。直。趨。其。治。事。所。且。就。晨。餐。此。晨。餐。不。飯。於。
家。正。其。心。計。之。工。以。家。中。事。此。可。省。却。一。人。食。料。也。餐。後。坐。待。其。經。理。久。久。
不。至。實。則。經。理。貴。人。胡。能。限。時。而。至。者。且。昨。日。之。約。或。出。之。無。意。耳。顧。敏。既。

奉此音旨。詎敢玩視。當其據案坐待時。思潮雜遝。不可方物。顧雖如是。彼此時腦中盤旋往復之思慮。其統系則又絕易尋索者。以其所思雖萬緒千頭。而歸束之點。總不外於求媚其上。其第一念即思今日經理至時。宜竭力自表其效。忠公司之素志。次則作感恩知己之詞。以悅經理之意。已而他同事次第咸蕩。敏默然獨坐飽聽。茫然之足音亦大足解其枯寂矣。敏位在學徒上。故其權威足以驅使學徒。彼此時見經理尚不至覺蕭然無所事。逐掣鈴。召學徒入。命研墨。汁於硯。甲學徒既受命。復召乙學徒。以壺取水。此輩進身時。咸受家庭之諄曖。謂得位於此。實殊幸。他日可進而致多金。此輩入門之始。卽已彷彿。兄金庫高峙於眼前。尤不敢稍違其位。在己上者不爾者。行且自闔其致富之路。以是敏之號。令得坦然行之。無所沮。若以身家相衡者。則敏尙在學徒之下也。敏於同事中。凡位分相若之人。則貌爲敬愛。而心恆鄙。

之。然亦有與之臭味相投者。則陰相結納。以植聲氣。此外尚有一士流爲暫安棲息之計。遂日與僉僉等爲伍。此士流性不諧俗。則寄其情於文字。於是敏與其徒侶咸竊議。其傲岸且謂若人沾沾然以文字自負。實則文字何裨於事。今但一揆其位。分則文字之爲效已可。想見試思彼長日爲人司喉舌。伏案窮年所得視我儕果何若乎。嗟乎。敏此言殊合理。文士抱其才藻。委身於市井之中。欲與齷齪小人爭一日之短長。爲計固已大左。矧逢迎阿宦之徒。易獲其在上者之心。而文士筆墨之外。但知安其素守。絕無夤緣攢營之特才。則又胡能與若輩分庭抗禮耶。已而經理挺其道貌。而至敏低聲下氣。極意承迎。時經理方卸其外衣。敏接而微拂。就衣架懸之。繼乃堆其笑臉。問經理曰。昨夜散事時。經理曾謂余今日當早滿度。經理必爲他事所絆。故未踐言。經理聞之。微微轉動其眸子。曰。然余事乃大忙。致爽所約。雖然。若今晨。

蒞事必至早矣。敏曰：良如。經理喜，余凌晨卽來此。同事咸未集也。經理乃曰：若臨事殊忠勤，此言一出，敏張口如吞美味，樂乃無藝。因卽乘其上下唇，未合而言曰：此何足道？果經理有命者義當奔走，無敢懈。經理曰：善。余昨日所約汝者，蓋爲某製造廠定貨事。今爲時已弗早，汝可一行且速歸報也。敏立應曰：諸卽飛步，出門，僱一人力車行矣。敏在車上，唇際唧一烟，捲徐徐吸之，而腦中思潮又大起，厥狀殆與車輪之旋轉及烟霧之騰起同。其繁複自念經理，今竟以重任相畀，足以見其信愛之深。某製造廠定貨爲數可十餘萬，今以我一人往，將其事爲責，亦非細矣。彼圖度所及，似眼前隨處均放爲生計，上之光明，自慶可弗以備保終身矣。迨事畢歸時，經理方斜倚沙發椅上，作午睡。敏雖急於復命，然不敢動擾，靜侍於傍者可半句鐘之久。經理始醒，敏遂上白某製造廠定貨事，大抵已就緒，且自詡出言之勝人。經理微頷之。

時經理一足高承於椅欄之上忽墮其履敏立取而上之經理點首示謝意少須有客至經理顧敏令退敏出則誇語其同儕曰今日之事殊重大某廠定貨達十餘萬經理囑余獨任之余受命之始頗慮有失既而面其廠主立談卽定彼廠主之鋒頭遠非余敵蓋余尤办之發硎而彼則有類鉛刀已鏽也吉時眉孔中咸露得色及晚公司治事規定之時間已滿衆執事咸散去敏立於大門之次以待經理經理食祿既優享用亦美時摩托車方止於門外經理旣出敏趨與爲禮似欲有所自經理命之共載敏辭不敢顧經理度量宏廓初不自惜其車中盈尺之地固令之登遂登時其諸同事尙緩步於途中經理馳車過時敏故作左右顧意在自眩其與經理共載之榮使諸同事望而生羨顧車行甚速而彼徒行之同事又未若敏之注意初不一加盼睞及車中之人敏以此深自失望頗懃飄輪之敗興吾書至此敏一日之事

已畢而爾時與經理同車共載此去或飯於經理之家或經理宴客於市樓
敏從旁爲陪席均未可料若揣其此夕床頭私語言及此一日之事其婦必
樂而忘倦矣。



瀛海迷情記

曼芬女士年事已高中年孀居處女落我不筆書此處女兩字時頗躊躇於
心蓋我意本欲以待字兩字代表其未嫁顧曼芬女士自問非復妙齡已立
誓不嫁期以娶子終其身則顧名思義實以處女爲當斷不宜以待字稱之
矣曼芬盛年過逝然其往時如花之貌尚留一二影象於雙輔間而於顰笑
之際尤不禁使人追憶其當日之風致蓋曼芬粲然微笑時瓠齒皎潔呈露。

於朱唇之間。兩頰笑渦徐起。一晉生媚意。初不因其遲。甚而減綵之曼芬者。少年時。蓋一絕世之麗姝。今年鬢日增而美亦漸遜。抑此一笑之間。尙能自保其舊度。然其妙齡時之笑。渦深印於脣潤如玉之嫩盤中。其豔乃如雨後鮮花。不禁揉摵全笑。雖猶昔。日桃腮薄量已暗逐年光。而逝卽唇上塗朱亦已微褪。紅銷瑩減。顧影皆非。似造物特以彼爲天下諸美人之標。具舉以示世。示美人顏色之難常也。曼芬爲女學校教師者已二十餘年。而其大好青春。亦卽消磨於講席之間。家中食指僅彼與老母二人。老母年事在七十。以外行動。咸需人助。卽進食亦幾不能自舉。其箸長日樓居。祕藏其一生閱世之經驗。此外則尙有一癡頑之婢女。終年蓬首垢面。絕不稍整衣袴。旣敝又藉。塵污以飾之。以是爲態。乃益美。平時操作。雖平易如酒掃爲日常必爲之事。亦必待主人之命而後行。不爾。寧自晨至暮。枯坐不事一事。其安閒之。

狀於此亦可想見矣。曼芬家中固有薄產，顧以父病時所耗醫藥之資甚鉅。父死之後，母又多病，以是遂蕩其產。自是曼芬遂以課徒之修俸用資家食。終歲勞勞彌殫，心力曼芬事母至孝。晨夕定省所以娛其親者備至。彼見老人長日怡怡，老懷甚適，遂亦竊慰顧曼芬。每當獨居靜念之時，亦常計及身世之飄零，茫茫後顧，殊不自聊。有時情懷大惡，每致墮淚。其心蓋非以不嫁而傷，乃傷其嫁期之已過，不復能挽其月圓花好之芳時耳。

一日爲衰秋之蕭條，曼芬曉起甚早，時老母尙熟睡未醒，彼乃獨往後園，吸取新鮮空氣。看樹枝上所懸之黃葉，搖落殆盡，而梧桐尙繫危葉數片，不風而顛似將待時而辭樹者。牆角有黃菊數叢，發花疎冷，在此全園中惟此較饒生意，餘皆零落不堪。寓目曼芬對此茫茫，則微喟曰：「秋深矣，以是時序之感，不期而動。自念人世蚍蜉萬事都幻，今茲滿眼秋肅之象，不皆自濃春中。」

委蝶而來者耶。然在桃李競妍之日，又胡知穠華之如是易盡者？曼芬此時忽又憶及二十年前之事，思緒既湧，不啻已化身爲妙齡女郎，與其情人並肩，歸於園中。蓋曼芬少年時是一個多情之女郎，其情人雲步亦一積學之少年，二人訂婚之地即在此涼之小園中。顧爾時正當春日，花香鳥語，咸似爲愛情之點綴，當其定盟之際，園中花草受風而動，狀乃似爲彼二人領首稱賀者。當時景物，在在咸留有愛情之原質，遠非今日之觸目皆呈衰象。曼芬撫今追昔，覺此身已成天地貧疣，而閻郎殘骨亦已與土壤爲緣，長眠不起。彼此時直欲裂其腸腑爲數年來未有之感傷。曼芬正徘徊間，其癡婢忽至，振其無力之喉聲曰：「小姐速入，彼醒而相召者，蓋指其老主人也。」言已，又曰：「雖然，園中爲景，滋佳清晨，空氣尤鮮潔，此二語蓋常聞曼芬言及而襲之者，尙有一語則效而勿類矣。」其言曰：「食之良有裨益。」曰：「食之者卽呼。」

吸之誤也。言次力摹解人之狀。曼芬此時亦不覺自其柔腸百結中發爲一笑。未幾入矣。

當曼芬妙齡時與雲步由朋友而生戀愛兩情既洽遂盟白首其私誓之地即在曼芬之後園。吾前文已言及之。今吾筆爲力絕神能使年少倒流將二人二十年前之情史一一迴映於紙上。曼芬在二十歲之一年疊遭家難。其父及其一弟均先後下世。其孀母處此蹇惡之境。遂罹病喘。曼芬此時本游學於外。以是遂輟讀歸而助母持門戶。其踐入教讀生涯之戶限。即於是年爲始也。蓋曼芬罷學歸來。抑抑無所事事。而家食父不易。遂在本鄉爲女子小學教員。藉爲破寂之計。且以謀館穀。贍家。時雲步已入大學。寒假歸鄉。與曼芬傾傾談甚契。遂相友好。其後蹤跡漸密。二人情機乃奮張。雲步遂向曼芬乞婚。曼芬心許已久。立諾其請。此時園花初放。半面臨風。作羞澀之態。與

曼芬之薄量浮腮正相類也實則雲步此舉實大謬以彼已幼聘於某氏此時特心醉於戀愛之自由貿然乞婚於曼芬而曼芬初不知其祕幕且心器其才此大錯遂輕輕鑄就矣雲步既歸遂與二親述其事二親立斥其無理且謂今世少年人之惡習莫逾於言情說愛之一途實則爾等閱世既淺兩眼未開又安能判斷女子之賢否徒一往以血氣用事受彼西洋頹風之誘惑不曰自由卽曰幸福試思歐西之人習俗風尚數千年不與同中國誠不足責而爾等世世相承生長於中國必欲以西洋人爲法則爾等果何心肝耶矧以父母之愛其子殆無微不至豈對於其子婚姻之大事轉冒昧從事視爲無足重輕耶而爾等曰自由曰幸福尤弗衷於理須知自由二字非蕩檢踰閑之謂亦斷非合於歐西人之行動卽爲自由不爾卽謂失去自由也若論幸福則爾等所見尤謬爾等言婚姻上之所謂幸福者非謂得一平日

相識之女子。其人能高談新學。身胡裝而足革履。嫁後長日伴其夫。招邀爲街市之遊者耶。咄哉誤矣。須知女子之天職。首在善治其家庭。古人稱爲內助者。誠至論也。今世盛倡女子職業及經濟獨立之說。果女子一切咸效男子之所爲。則家事轉以授之傭媼耶。是以人苟得一深明婦道能爲內助之女子爲妻者。斯爲真正之幸福耳。綜之。父母爲其子所訂之婚姻。決不使其子陷於不幸之境。不爾。則天下父母之於子。咸爲抱有惡意矣。嗟乎。以父母之行事。乃不爲其子所信任耶。汝休矣。弗復及此等事。徒擾老人之怒。雲步知親意不可回。則隱忍弗抗。而於曼芬之前。又不能直吐其隱。在曼芬意中。則方以爲大奸良緣深感造物之見惠。不知暗中二人愛情之危機已日迫猶之立馬於懸崖之上。若不急急勒轡。而退行見立墜千仞之淵矣。最後則雲步卒爲父母所壓。追不得自全其愛情。雲步自問大負曼芬悲鬱萬狀。顧

默計事勢萬無圖全之望則毅然下其最後之決心割慈忍愛不復與曼芬相見僅以一短簡別之其書曰

曼芬汝負心之人今日以書自狀其罪顧腸斷氣結不能畢罄其懷則僅以一最後之訣言達汝此言實與利刃相等足以剝君柔脆之心然君之情絲或得因之而斷情斷則心死以愛情熱烈之時期一旦有變而欲圖兩全之地則非先死其心不能收其效也吾曩者乞婚於君實爲一時血氣暴動之行爲理實大悖罪且萬死蓋余者實一情場之侈民以言戀愛久已失其自由以余畢生幸福所繫之婚約已於十年前定之余父母愛予切故當余齠齡時卽急急爲之擇偶不欲勞余日後之操心嗟乎我非今日始知其事則余之人格卽此可以定讞願君速收其純潔高尚之愛情勿復施之浪人之身否則於事無補徒滋我眚我初擬與君面陳之顧

相見徒增忉怛。且亦無顏以見君。曼芬曼芬汝當明我心矣。負罪之雲步訣。

曼芬得書閱之。神爲之瞀。兩手顫動不已。而手中所握之書牋亦似敗葉吟秋。震震無次。是時心中如刀割。淚簌簌隕紙上。似欲使書中旬字漶滅者。顧又自念事已至此。非有回天之力。決難見效。自是遂收拾癡情。不復問及雲步之蹤跡。真雲步書中之所謂心死矣。曼芬飽經憂患。又遭此情場挫衄。其感覺幾等諸麻木。舍其長日課徒而外。一一無所措意。其大好年華。遂消磨於此枯寂之生活中。而婚事亦絕不復計。及其母偶以此爲害。彼輒旁及他事。以問之。蓋彼已視此爲絕無生趣之事。此心既决。無復鏡台下聘之想矣。曼芬之不欲。字人其故。雖由於受愛情上極大之打擊。不復願以身委他人。然大半亦以經此一劫。悟澈情之爲物。實爲煩惱所化成。一日不絕其根。即

一日不得自安矧以此例彼亦正可推類而知蓋人世婚姻不過一種人事之程式今以心死情滅之人又何必經此一番多事者其後且以最懇切之語語其喪親願終女兒身以侍老母不爾則誓之以死其母老弱不能以人事擾心則亦漫應之顧私念其女雖一時拘執他日必能自回其心也曼芬每日赴校授課歸則與其老母談家常有時且及校中事或報上所載之新聞古井無波自甘寂寞而春花秋月一一輕擲於無形中似老人平淡枯索之心曼芬已得其同化者不爾則必其心上之歲月數倍於形體之所歷故貌雖盛年而心已垂垂衰老矣當曼芬與雲步絕愛之後三年忽得一消息則息雲步於前年留學於西洋未幾卽罹肺疾逾年遂客死異域曼芬聞此惡耗默念彼人今長逝矣其一身所蓄不自由之愛情亦一一隨之而滅猶之戰敗之虜俘一旦釋還而余則沉沉歲月仍在敵軍幽禁中則生者

更較死者爲可悲矣。曼芬前此力剝其情根，已似入於悟境。顧一聞雲步死耗，以後月黑燈昏，輒不禁有魂兮歸來之感。所謂既念死者，行自悲也。

曼芬操教鞭之生涯，忽忽已二十餘年矣。年光電掣，不覺紅顏之就暮。一日爲耶穌教會舉行演講大會，先期東邀地方上有名之紳耆及教育界中人。曼芬與牧師夫人善故，亦在列。是日并有新近歸國之哲學博士，蒞會演講。開會之時，既屆聽衆列坐如雁行，講壇之兩旁置二風琴。牧師夫人與其長女司之始，則合奏繼父更迭唱和，洽洽然使人聞而移情。曼芬雜坐聽衆中，俯首沉思，如弗之聞。牧師卽於此琴聲中登壇宣道，手執馬可福音逐句詮釋。曲狀耶穌之神異，牧師演講旣畢，又連續加以紳耆之演講。每一人演講畢，牧師夫人與其長女必按琴一次以娛聽衆。最後卽有一西服之人，年事在四十以外，容色慘白，微呈老態，唇上翹燕尾之髯，腹聲橐橐然，牧師引之

登壇是卽新近歸國之哲學博士也。牧師於博士未發語之前先當衆宣言曰此杜博士遂於哲學今歸國僅一星期暫安行李於上海而本會於開會之先一月曾函告上海哲學會倩其代延名人及期來會演講總會幹事爲介紹杜博士屈駕至此余深感博士之盛意兼慶諸君之有緣今請靜聆博士之宏論必能予我輩以妙諦也。牧師言畢博士遂振其詞鋒矣。博士名杜基演講時一舉一動咸似含有哲理已而博士演講畢緩步下壇叩牧師曰今日聽衆中有名曼芬女士者乎。牧師立於聽衆中跡曼芬坐處示之博士曰然則散會後煩引其一見。牧師曰諾遂延博士入休憩室少頃卽聞鈴聲發令散會矣而牧師夫人與其長女復按琴送聽衆獨曼芬以牧師之致意留而弗去。曼芬旣與杜基相見杜基曰女士非卽當年雲步之故人乎。曼芬一聞雲步名漫然應之曰然斯人客死異域可傷也然博士何由知之得非與。

之。有舊耶。博士黯然搖首曰。嗟乎。曼芬。我不謂此生復得與汝相見於故鄉也。須知今日登壇演講之杜基博士。其名實爲僞託。其人卽雲步也。言次。則以手自指曰。雲步實未死。余卽是也。博士言時語詞極短促似恐一時不易盡其意者。曼芬一聞其言。覺神經大震。疑訝萬狀。是時牧師及其妻女等咸陪侍於旁。博士即緊接前言而續之曰。今室中無外人。言次復顧牧師等曰。君等皆通達者。吾不妨直宣其隱。蓋余名實非杜基在二十年前鄉里中有留學生。某步其人。其後傳其客死者。卽余也。余與曼芬女士當時有涉於戀愛。後爲家庭所不容。卒難圖全。遂鬱鬱游外洋。當時固不期復以骸骨歸鄉里。且自誓此生不復圖娶。顧余已幼聘於某氏。深恐貽誤他人之終身。因訛傳以肺病客死。俾其別字。且曼芬之情亦可以此而冰消雪解。使之恢復其生趣。余在外洋研究哲學。居然竊得博士之虛名。其後又任事學校中。取

資。自給歲月駸駸轉瞬忽已二十年。逆料今者曼芬與余幼聘之女必皆子成行矣。余之歸來實不致再受婚姻及愛情之束縛。以是遂決然賦歸形容老大兼之變易姓名故人咸不能識我。余登岸之始即承上海總會幹事以演講相屬余一聞分會之地卽我故鄉因樂允之實則余急於回鄉設非此處分會者余日立知之矣。所可喜者則在此紛紛聽衆中曼芬尙健好得重見其二十年後之而且在上海時又探得家中兩親均無恙而吾弟亦已能自立。當時余出於一時之憤激一身之外舉非所戀實則余不孝之罪萬死難赦。此日歸來覺吾身實在譏告中也。今余與曼芬皆已老大回首前塵正如一夢而彼此苦心孤詣於此二十寒暑中力斷愛念亦正非易自此請爲朋友之交。曼芬其願耶。言至此忽又曰。曼芬今果何姓者意指其爲誰氏之婦也。雲步未及答已牧師夫人立答之曰。曼芬今行年雖若許然尙守貞。

不。字。意。將。終。其。身。矣。此。時。曼。芬。百。感。交。集。不。復。能。措。一。詞。惟。有。默。默。而。已。雲。
步。一。聞。牧。師。夫。人。言。則。噫。氣。嘆。曰。然。則。余。負。人。之。罪。將。萬。劫。而。不。復。矣。牧。師。
夫。人。又。曰。不。謂。曼。芬。之。隱。事。至。今。日。而。始。知。之。其。平。日。之。善。諱。誠。足。令。人。可。
佩。雖。然。愛。情。者。當。於。精。神。上。求。之。初。不。必。論。於。形。跡。之。間。君。之。誠。爲。善。用。情。
者。此。純。潔。之。愛。情。將。永。永。留。存。於。天。地。間。足。以。慰。藉。君。等。之。良。心。彼。上。帝。慈。
藹。之。手。日。日。加。於。君。等。之。額。上。使。君。等。生。無。上。之。愉。快。一。切。煩。惱。痛。苦。之。事。
皆。消。除。於。無。形。永。荷。天。眷。余。謂。今。夕。之。一。席。談。實。爲。一。幕。情。劇。之。說。明。書。上。
帝。聞。之。當。更。嘉。獎。君。等。之。誠。實。余。今。當。更。爲。君。等。作。祈。禱。請。君。等。亦。俯。首。與。
彼。上。帝。作。一。般。依。之。接。吻。於。是。曼。芬。與。云。步。均。以。首。下。俯。似。見。其。身。上。之。一。
切。束。縛。咸。立。時。解。脫。者。

七夕

秋氣既蕭殘。持盡消羈人歸興。動矣張織青。居客者久依人。無佳况。念人生離鄉程。驛旣遙。而歲月亦駸駸然飛逝而去。當明晨晦夕。瞻望故園。則不特鄉路茫茫。去山萬疊。卽別後光陰亦已屢更其時序矣。今茲秋風動戶。冷泠然似攬人之鄉思。實則貧賤之身所託爲棲息之地者。卽爲其家。初無鄉思之可言。余在客。又三載矣。其間未嘗一歸。則無異以客爲家。悄悄鄉心。一爲生計。所抑惟有暗中波動而已。時爲初夜。織青獨坐寓樓中。沈沈靜念。百慮如潮。實則爾時夜色正佳。在理宜加延賞。以助雅懷。顧織青當此。忽然若一無所覩。俯首沉思。默與心語。蓋久客思家。羈愁亦熾。雖當前風月足供流眺。

然意有所專，即亦弗能移易矣。

織青方當盛年，抑塞依人，一籌莫展，壯心一爲蹇境所挫，以是遂有問舍求田之意。恆謂人生萬事，咸無足取，獨力田較饒天趣，顧彼雖時時作此想，實則力田一事，既非夙習，即令一旦償其所願，未耜隨身，彼又焉能勝此繁劇哉？綜之少年，人出而問世，咸蓄奢願，以爲一經置身於社會，騰達之期，即可立待。孰知社會之精勢，則又反是。蓋人欲恃其才智而進，以求自見，而社會則忌才特甚，專以埋沒爲慣技。少年人盛氣而行，所向多阻，及至閱歷稍久，始知前此所抱之希望，咸屬夢想，則又安得不萌其怫然思退之心耶？織青蘊感之深，亦正以此所謂求田問舍之意者，亦不過託諸憤激之言，用以洩其鬱結耳。織青爲客，旣久碌碌不爲人重，彼先時恆自矜至是，乃亦不敢自知其才矣。

織青性好習靜。居恒獨坐寓樓。沉沈然。旋其牕機作幽邈之思。特思家之時。則甚少。以久於驛旅。感覺殆成藏本。故客窗風雨絕不稍動。其心顧雖如是。織青遠客異鄉。初非淡忘其家。山特自分依人作嫁。日由盡矣。卽長日思家。亦惟有自擾煩惱而已。以是而不能止。轉得自適。然心弦之爲物。不能止而不振。萬感雜投。在在成足。使之動盪是夜織青之縷綿生其鄉思者。蓋亦大有緣由也。

時夜風生寒。薄羅之衣已怯。其單天上繁星。微微度雲而動。爲光炯炯。作鑽石耀。皓月尤皎潔。照臨萬里涼意。如水輕雲。隨風舒卷。大類張錦幕於天半。銀漢界空。隱隱似有浪湧之聲。起於雲際。是夜爲七夕。故夜來景色。亦遠異於平時。顧織青。踽踽客中。不復知有時節而當此。牛女之佳期。亦茫然不之省憶矣。織青臨窗坐。久始略略引目流眺。見夜色清麗無匹。已見對隣正陳。

瓜菜於香案以乞巧始恍然悟爲七夕彼喟然自語曰今夜七夕我幾忘之若無事精力之昏昏乃不期至是也余離家至今爲三載若計余依人之歲月則已有十餘年矣猶憶余初次離家時適爲七夕之後一日是夜余母以余明日一至破曉即須就道故中庭瓜菜甫陳即匆匆爲余治裝且治且詔余曰箱中皮衣若干四時所需略備鋪陳宜時加洗涴帳幔間勿藏食物防鼠啮也旣歸母就構而憩復叮囑余曰汝明晨去後途中宜自慎在客尤須將意須知作客非復家居可比處處咸當審度若仍若在家時重慙之狀則他人詬病且立至矣汝早歲喪父無所依恃一切當知自勵余期汝之殷汝能會我心耶余聞言唯唯是時余之心中半爲欣喜而半則發爲不可名狀之悵惘以余居家之生活已視爲平淡無奇而此去將易新生活逆料當有較勝之意味故不期而喜顧世路茫茫余隻身遠赴不知果將作何情狀以

是則又不能。釋然耳。此二念交錯於心。如撥跳弦實則第一念僅爲理想中之希望。第二念則較有意義。蓋余意計中之所謂新生活者。不圖即爲客館孤燈。煎愁。煮夢而已也。余母旣稍息。復至齋。星之香案前檢視供具。碟中蘋葉已失其一。則余幼弟所攫取者。余母斥之曰。少須分食。西瓜時汝當獨覶。用懲汝過。弟聞母言。則力請勿爾。棄蘋葉於案上。曰。余寧得西瓜以易之也。母曰。然。汝計良得天下事。咸能如汝願耶。汝頑黠若此。殊足令人憎厭。汝兄明日且行。汝不久亦將長大爾。時必與爾兄同爲遠客。年光絕迅。苟長此癡稚。不知謹飭。則他日正多難事耳。弟聞言無語。爾時弟年九齡。亞余六歲。蓋余年十五。卽出外謀食也。余生平所最難忘之七夕。卽爲是夜。今忽隔十餘年矣。此十餘年中之七夕。均於客中度之。惟前歲以歸家成婚。適在七月之初弦。以是復得度故鄉之七夕爾。時人間天上。共此佳期。爲樂正復不淺。

顧余當此美滿之時。余母則時時就余言家中窘狀。余心田中之歡苗。遽若受風雨所摧折者。自念家業寒儉。老母慘淡經營。畢生心力均耗於米鹽瑣屑中。余今既已長大。後此存肩宜力任之。使老人稍寬其心。實則余依人之所得者僅能糊口。初無餘羨。余心中雖力欲自奮。顧此等惡劣之遭遇。又焉有用武之地耶。余是年以七夕後十日離家。及今三年未歸。急於衣食之謀。鄉心亦等諸槁木矣。

織青雜然興感。時時作微喟。仰首見月正照耀於天河之旁。似爲牛女引路者。月光中彷彿望見二星渡河相見。而萬里雲羅。又似爲織女一年來所織成者。織青默念家中此時齊星之供具。當畢陳矣。特幼弟亦已他遊。案上蘋葉必無恙也。已聞有喧笑聲起於樓下。織青諦聽之。則知爲房主人家正聚而設齋星之香案。彼自思獨坐小樓寂寞。難遣不如下樓一觀其狀。彼籌度。

至。此。遂。出。室。緣。梯。而。下。與。房。主。人。見。房。主。人。語。之。曰。客。中。佳。節。亦。思。家。乎。織。青。曰。余。樓。居。惟。苦。寂。寞。故。下。樓。就。君。且。欲。一。瞻。君。家。乞。巧。之。儀。式。亦。有。改。革。者。乎。言。已。微。笑。隨。之。房。主。人。亦。應。聲。而。笑。曰。隻。身。遠。客。之。人。在。平。日。所。感。尙。足。自。制。惟。一。眉。時。節。則。思。家。之。心。必。躍。然。而。動。此。人。情。之。常。度。也。房。主。人。言。至。此。則。又。易。其。詞。曰。君。不。言。我。家。乞。巧。之。儀。式。欲。一。覩。其。有。改。革。者。乎。此。語。在。君。雖。隨。意。出。之。顧。余。亦。有。說。此。等。舊。社。會。中。之。結。習。雖。略。無。意。義。之。可。言。然。亦。無。傷。於。事。秋。星。在。堂。聊。以。香。火。點。染。之。亦。大。足。引。興。君。謂。然。耶。至。其。儀。式。之。相。沿。余。亦。惟。守。其。舊。例。初。不。加。以。改。革。以。此。事。既。爲。點。染。時。節。無。關。重。要。則。又。何。必。求。標。新。異。耶。今。世。時。流。往。往。以。舊。俗。揮。斥。不。留。餘。地。力。循。新。軌。而。趨。且。時。欲。出。奇。以。炫。人。彼。等。行。事。與。余。殊。大。背。余。於。世。事。視。之。咸。有。意。味。初。不。敢。加。以。武。斷。之。評。論。以。凡。事。利。弊。之。界。咸。爲。世。人。所。自。造。若。必。謂。事。事。

咸。含有。固。有。之。利。弊。此。語。必。非。通。論。也。房。主。人。年。事。在。五。十。左。右。領。下。蓄。短。
髭。可。一。寸。以。生。平。善。居。積。擁。資。甚。鉅。與。人。談。論。好。作。曠。達。之。言。示。其。胸。襟。之。
展。拓。此。房。主。人。性。愛。風。雅。於。士。流。敬。禮。甚。擊。織。青。雖。非。績。學。然。爲。人。儒。雅。近。
士。流。彼。於。二。年。前。遷。至。此。宅。與。房。主。人。過。從。既。久。遂。敦。情。慤。亦。可。謂。織。青。客。
中。之。知。己。也。織。青。是。時。見。香。案。設。於。中。堂。陳。瓜。菓。累。爐。中。爇。檀。香。篆。煙。縷。而。
縷。而。起。馨。烈。觸。鼻。兩。旁。高。燃。紅。燭。燭。光。盛。明。照。澈。一。室。案。上。所。陳。之。西。瓜。剖。
而。爲。二。爲。色。紅。綠。相。襯。鮮。豔。可。愛。而。此。外。蘋。菓。冰。藕。等。等。對。之。亦。咸。覺。有。清。
冽。之。味。生。於。舌。上。房。主。人。有。三。子。二。女。二。女。已。娶。婦。生。孫。一。子。則。晚。出。年。僅。
六。七。齡。二。女。已。嫁。是。夜。所。見。者。房。主。人。與。其。老。妻。之。外。爲。二。媳。及。其。三。孫。二。
子。皆。外。出。三。孫。者。最。長。僅。五。齡。與。其。幼。子。似。爲。兄。弟。行。走。時。盤。旋。於。一。室。之。
內。高。唱。其。呀。呀。無。節。之。歌。厥。狀。甚。樂。蓋。在。彼。等。心。目。中。瓜。菓。盈。前。不。久。皆。將。

爲囊中物矣。織青對此覽其一家團聚之狀，至可歆羨。因語房主人曰：君家老幼怡然在在，咸寓至樂。以余羈客對之，尤足生感。余念余與君同爲一家，庭而關山迢遞，老母少妻，關別不見，與君相較，實天壤矣。房主人聞之力搖其首曰：君言殊勿爾。余長日碌碌精神未嘗得一刻之安。余二子襲余蔭庇略無絲毫之能。有時且避余爲無益之徵，遂余精力頽朽不能嚴事，約束坐令彼等日益驕縱，無所顧忌。以余家業而論，雖薄有所蓄，然以彼等之不事生產，貿然自恃爲多財，揮霍無恤，則金山銅穴，縱咸我所有，不久亦正易盡耳。且前日某銀行以虧蝕倒閉，余存款殆萬金，今尙無解決之策。而某公司余亦附有鉅資，年來營業乃大非昔比。君試思之，凡此種種，皆能忽然置而不問耶？織青備聞房主人之論，則曰：此特君之過慮耳。實則多金之家，苟永積而無絲毫浪費者，則金且塞其戶限，試思果使戶限爲金所塞者，亦復胡

羨君處富人之地位而作貧者之慮是以常覺其勿慊於懷若余苟能有君產之十一者自分必且同於天人不知憂愁何物矣房主人聞之撫其短髭漫然語之曰君年事甚富他日廣擁鉅產時當不難知其究竟須知恆人每以多金爲樂事一若人生幸福非此莫屬不知財多則煩惱亦隨之以叢生就其享用視之誠較貧寒之人爲優然其入夜就枕時必弗若貧者之易於入夢日貧者恆夢得遺金於道路或窖金發現於牆下而富人夢中時見盜破其扉驚駭而醒據此則其間精神上之苦樂適成相反吾人入世但求精神無所苦於願已足又何必汲汲求多金耶織青聆至此覺房主人之言雖似近理然大率均爲矯情之論因又質之曰如君所言誠達矣然君旣能明於此旨則纍纍黃白成爲身外之物得失初不繫懷顧君乃時時以家業爲意何乃行與言背乎房主人曰然君此間誠中肯綮實則余於平日亦常

以。此。自。質。於。心。顧。乃。不。能。自。解。須。知。身。擁。多。金。者。猶。之。置。身。於。猛。虎。之。背。進。退。咸。失。自。主。苟。欲。力。躍。而。下。者。則。虎。目。攫。之。而。食。以。是。不。得。不。任。其。馳。騁。不。復。計。其。所。適。矣。若。余。者。自。問。亦。非。頑。吝。之。人。顧。得。失。之。心。乃。時。時。紛。擾。於。內。窮。年。繞。其。思。緒。於。居。積。之。計。初。難。已。然。余。恆。思。及。苟。使。余。貧。無。立。錐。亦。必。不。至。槁。餓。以。死。蓋。天。生。吾。人。必。賦。以。才。智。勞。力。爲。謀。食。之。具。若。至。一。擁。財。產。卽。自。棄。其。天。賦。之。本。能。處。處。欲。乞。靈。於。財。產。矣。房。主。人。言。此。時。聲。容。特。異。似。表。示。其。生。平。得。意。之。論。調。無。逾。於。此。數。語。者。織。青。唯。唯。應。之。弗。再。加。以。辨。難。而。房。主。人。見。狀。以。爲。織。青。心。服。其。言。燃。耗。不。已。

已。而。織。青。別。房。主。人。而。歸。其。小。樓。一。燈。相。對。淒。然。自。顧。其。影。而。思。家。之。心。至。是。乃。大。熾。於。時。夜。氣。蕭。森。蟲。聲。出。砌。在。在。咸。足。撩。其。鄉。思。彼。見。夜。色。已。晏。遂。和。衣。倚。枕。而。坐。其。臥。榻。本。面。窗。而。設。窗。外。月。光。映。射。而。入。寒。氣。凜。然。使。人。起。

粟於肌。彼默念此際牛女二星當在喁喁私語時矣。一年別緒。訴於一宵。萬緒千頭。恐天明亦弗能盡。雖然。彼牛女一年之別。世人咸爲之悲。不知余三年不歸。較之牛女猶遠。遜據此則。天上果已勝於人間矣。余意此一宵中。思歸勞人。關山遠阻。對彼雙星。不知又將作若何感慨也。然雙星一年來所歷。亦正勞瘁。妾擲金梳郎親蠶犧。與世間勞工之生活。初無大異。不謂人世不平之事。卽天上亦弗能免。資本階級牢不可破。安得有大力者。夷而平之。試思牛郎以愛情之故。不惜負十萬天錢之巨債。以是二人。頻年辛苦。永永屈伏於資本勢力之下。余意雙星雖居仙籍。實較房主人尙不及。遠甚。房主人多財。而安居骨肉團聚。終歲無離別之事。然則苦樂之界。初不必別。自仙凡惟多財者。雖居塵世。其樂實勝天土。若雙星者。徒以貧故。卽盡失其仙境之幸福。下與卅間。思歸勞人。相儕伍可嘅也。是時織青思潮怒湧。絕無倦意。望

見窗外朗月疎星，徐徐逐流雲，而動似欲隨夜晷，而俱逝者。彼旣又億及房主人，出語之多感，百思不得其故。蓋以彼多財，而自趨於煩惱之途，直自誤耳。彼沉吟有頃，則又轉念曰：「余察彼房主人，居恆穢，其心計於居積，官弗能享，其真樂試思。」彼牛郎雖窮年力作，然尙有織女助而織錦，以取資給。顧彼房主人之家庭，百事咸須出其經紀，其家人席豐履厚，起居服食之外，咸非所問。則房主人雖擁資，然其精神上之勞苦，與牛郎實等。而欲得如織女者爲之助，乃弗能也。以是推而論，余則余在風塵中，頻年作客，以謀衣食之資，爲狀亦正同於牛郎，而余妻助我，老母操勞於井臼之間，俾余不分心於內顧，則助我正類織女之助牛郎也。以此論之，彼房主人之多財，特爲表面之樂耳。余雖貧賤，而較之房主人，尙多一如織女者之爲助，蓋彼房主人者，僅爲之單獨之牛郎耳。多金亦胡樂者，織青思至此，意乃大慰。一若己之處境。

實足較勝於房主人。又思世之居貧食賤之人一身之外無復顧慮其精神之恬適又豈富人所能夢見者。織青於是夜竟夕無寐聽蟲對月不覺至曉。彼見長夜欲闌時默度彼雙星絮語終宵至此又判袂於銀河之上矣。而別淚涔涔滴入逝波化爲恨水。余常疑人間之恨海或卽爲天河別淚所化成者。嗟乎！凡物一涉有情遂生哀樂。雖神仙之人亦弗能逃其例。世間癡男怨女殆無一不沈溺於情波恨海中。此夜星辰直足代表此情世界之一切用以昭示世人也。

織

織

織

織

渝此夕。父十年後。織青已積資成富家翁。凡銀行公司等。咸有股本或存款。且列其名。爲董事。織青養籌並顧勞頓。萬狀彼恆追想前此微賤之時。客窗羈緒。轉覺醺醺有餘味。而是時舍每日例行之工作外。更無幾微之牽絆。雖

憂貧之念時動於中然四壁蕭然盜賊不加覬覦亦恍脫然無累也且久客之餘偶一歸去天倫樂叙甜蜜乃至不可言狀以此知骨肉之情轉因貧窮而相密而母妻見余風塵況悴之色尤動憐惜之意若今者家業既成家人終年團聚米鹽之計非所籌度而余乃日糜心力於經營出入之途彼等一不之助且若視余爲可樂者當貧時恆思得財爲快顧一至擁資轉以貧時爲自適矣是歲七夕織青至家中所陳乞巧之供張豐美無匹家人咸集於中庭笑談爲樂織青是時已有二子矣予見案上瓜稭誰陳對之生羨則就織青索之織青許以少須濡筆急不能待則逕於案上取之織青因憶十一年前房主人至七夕乞巧問其情宛若今夕特彼房主人年事較余爲長而家人團聚之狀初無稍異彼當時爲余喜深以多財爲非福余心則略不之信及今親歷其境則悵然良語語咸能中肯試思一堂老幼咸熙翼於我

財產中初不知余之勞，在形式上觀之爲狀固甚隆盛，顧一究其底蘊，則此等境地轉不若貧時之可樂。余當日擬房主人爲單獨之牛郎，而今者余擁資既厚，卽余妻亦安富尊榮不必更以勤勞助我，則余亦爲單獨之牛郎矣。織青思至此，遂舉此意語其妻，其妻曰：君苟能以藏金靈藥於門外者，則向之貧窶之境不難立復。余亦當復爲如織女者，以助君。然人生所汲汲者，不外求其富足耳，蓋人至多金時實爲一生歸來之點。君今雖以多金爲累，然苟欲離此而復歸於貧賤，則必非人情之所有。且君亦欲罷而不能耳。織青乃太息曰：然則人世之事一切惟有任之。造物之佈置，初無一眚可以解決。然此時天上雙星必笑余昔貧而今富，而勞乃倍昔也。



股息

這個股息的名詞我現在沒有寫入正文的時候先要說明一聲股息究竟
是什麼東西呢。凡是做過股東老輩的是不用說了便是那些在公司裏當
過職務的粗略有社會上經驗的人也都知道的。我現在不憚詞費不妨從
頭說一遍。橫豎諸君閒着看小說想也論不到時間經濟這個大問題。股息
這個東西便是資本家在商業上戰勝的成績是他們企業的惟一之目的。
從淺顯方面說一句就是公司營業有了盈餘滿了一年結帳後提出來分
派與各股東的利息譬如置田的人自己不會耕種叫農夫代給他辦到了
收穫的當兒就向那佃戶收租那公司的股東也是因為自己不能經營就
拿了些資本出來買上多少股票似乎立於委託的地位。他們每年所得的
股息委實不用一些心力只要坐收成利罷了。

在七年前那個尙競公司是一個極小的商店也並沒合着公司條例的組

織。不過門面上自己稱着公司罷了。後來經營得法。就日增月恆的發達。起來不上幾年。居然規模逐漸的宏大。一切都改觀了。社會上那些資本家。倚着他的金錢。天天閒着沒事。只是把兩隻眼睛睜睜地向那發財的去處。望着。這時節見那尚競公司的營業利市三倍。一天發達。一天便有許多人。情願走上去附股。希望博取厚利。那尚競公司既然得了他們允許投資。也不推拒。就正正式式的改組成一個完全的公司了。論到那尚競公司改組的原因。一因爲資本家的眼光。都是出於天授的。他們對於金錢上利害的關係。真是明察秋毫。一些沒有錯誤的。況且見那尚競公司基業已成。在他們的眼中委實當做一條發財的捷徑。很像夏天的蠅蚋。只飛向糞糞的所在。去附着。推也推不開。總要沾了一些腥臭去才罷。原來那糞糞和銅臭本來是差不多的。那資本家的只曉得向銅臭去討生活。和那蠅蚋的趨附遲。

贊正是一樣的性質呢。因為經商的緊要關子就是資本這一層資本一鉅，可以左右逢源魄力也就大了。所以在商人的心理總是以爲資本是貿易的靈魂愈多愈妙那尙競公司見他們既然這樣的誠意並且於公司很有利益那麼自然沒有拒絕之理有了這兩個原因就添上了許多股額範圍愈加擴大駿駿然有雄視實業界的氣象了。

尙競公司補進的幾個股東老輩居然操了勝算。因爲他們自從附股以來公司的營業發達得非常神速那麼所盈的紅利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股東老輩因此便十股化作二十股五十股化作一百股飛也般的升上去。那金錢的族類什麼似的便一天一天繁殖起來制也制不住弄得他們喜心翻倒常常對那股票笑着有時還要接幾個臭吻作爲犒勞的意思後來股東中有幾個仗着他資本的援引竟充任了公司中上級的職員什麼協

理。咧。副。辦。咧。主。任。咧。總。稽。查。咧。每。一。個。走。進。大。總。有。一。個。很。好。聽。的。名。稱。給。他。們。加。上。他。們。起。初。雖。然。懂。不。得。什。麼。但。也。樂。得。擔。受。這。個。虛。名。每。月。拿。取。兼。人。的。厚。俸。豈。不。有。趣。後。來。處。之。既。久。到。底。高。業。上。的。事。情。並。沒。什。麼。艱。深。玄。奧。向。手。續。只。要。做。得。熟。了。就。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他。們。戶。位。去。餐。了。多。時。居。然。也。會。說。長。論。短。起。來。他。們。高。着。聲。調。說。什。麼。那。些。夥。友。們。那。一。個。敢。不。諾。諾。連。聲。法。奉。承。他。的。顏。色。他。們。仗。着。資。本。的。威。權。原。是。沒。有。不。對。的。事。便。是。放。一。個。屁。人。家。也。會。當。做。說。話。答。應。他。呢。自。從。這。幾。個。股。東。老。闆。任。事。以。後。公。司。中。營。業。既。然。日。見。興。旺。大。家。總。說。他。們。辦。事。能。幹。都。歸。功。到。他。們。身。上。去。因。此。他。們。揷。着。大。實。業。家。的。頭。銜。興。高。采。烈。的。廝。混。下。去。每。年。收。入。的。既。有。薪。水。又。有。花。紅。二。者。之。外。還。有。一。筆。大。大。的。股。息。總。計。起。來。數。目。委。實。不。少。呢。他。們。平。日。在。總。事。務。室。裏。高。坐。堂。皇。面。前。安。着。最。新。式。的。大。寫。字。

檯，坐着活動的搖椅。椅上還鋪上一個繡花的椅罩。寫字檯和搖椅上的漆光，輝然四射。似乎充滿着資本的威儀，并放出他們個人生活上的運命底光明來。像這樣的地位便是將陳死人挺在那裏也會奕奕生出。生氣來。不要說還多着一息呼吸的了。他們每天看看閒書，寫幾封私人往來的信札。內中有一二個本是讀書出身的，也曾當過小吏。他們的財產便是在當時搜刮下來的。他們的公案上放着什麼詩集，文集，咧胡亂取來翻閱。看到得意處便顛頭播腦的朗誦起來。隨手提起硃筆，加上幾個密圈。說也奇怪。這一片讀書聲在尋常寒士出之聽起來，總覺帶着些酸腐之氣。可是一經他們有錢人的喉嚨，便鏗鏘鏘和金銀聲一樣的響亮，毫沒些微寒士的氣息。咳！那資本的效能是何等神異啊！這總事務室裏每天辦事的日程除了以上所說的幾件事情外，還有在下級夥友面前裝着老大的架子那一。

種。頤。指。氣。使。的。神。氣。簡。直。和。主。人。對。待。他。豢。養。的。奴。僕。一。樣。呢。

有一年尙競公司得了意外的盈餘爲成立以來所罕見的事。照股本應得的股息計算起來。每股竟有五倍於歷年的數目。那幾位大老輩自然是吃了肥肉的一般。拿進了一筆很多的花紅。又派着幾萬的股息到了發給股息這一天。都憑着支單去領款。那個管理發息的職員乃是一個有志的少年。他因爲家道平常。撇去他向學上進的志氣。投身到尙競公司來謀個生計。他起初以爲一個人有了些才具。那得志的路也一走就會達到的。那知他一連數年總是依人作嫁。勞而無功。每年得到的薪水和花紅非常菲薄。除了敷衍家用外。再沒有半文輪到自己使用。他才知道寄人籬下的意味。況且天天浸在資本家穢惡的空氣裏。他的呼吸也幾乎塞住了。因此常常忿懣很想脫離這尙競公司去別作良圖。便有許多朋友們勸他忍耐。

些。都。說。道。仰。人。家。舉。息。的。總。是。差。不。多。的。就。是。走。到。別。處。去。也。決。不。會。一。些。
沒。有。換。氣。的。道。理。因。為。天。生。資。本。家。面。目。雖。然。各。各。不。同。但。他。們。心。腸。脾。
氣。是。用。一。塊。原。料。造。成。的。並。沒。什。麼。區。別。你。要。想。求。個。禮。賢。下。士。的。資。本。家。
等。之。緣。木。求。魚。喚。他。聽。了。這。一。番。話。很。覺。有。理。便。又。捺。住。中。心。的。憤。氣。依。舊。
廝。守。着。他。原。有。的。飯。店。但。是。他。厭。惡。和。贊。過。的。感。念。終。日。在。腦。海。裏。盤。旋。著。
却。一。刻。沒。有。間。斷。的。時。間。他。到。了。這。年。忽。然。不。信。任。他。自。己。平。常。正。確。的。判。
斷。他。那。幻。夢。的。希。望。心。竟。潛。長。起。來。將。他。誘。惑。到。十。二。分。使。他。完。全。失。了。原。
有的。意。思。他。因。為。看。見。本。年。度。公。司。盈。餘。得。過。分。了。心。中。便。暗。暗。想。到。那。同。
人。的。花。紅。一。定。也。會。加。上。幾。倍。雖。然。以。前。拿。到。的。爲。數。極。少。但。是。照。加。上。幾。
倍。算。起。來。却。也。很。可。過。得。去。了。他。一。想。到。這。裏。心。中。非。常。安。慰。在。辦。事。的。時。
候。便。十。分。起。勁。一。變。半。時。的。態。度。并。且。還。暗。暗。責。備。自。己。以。前。所。抱。的。見。解。

都犯了浮躁的毛病。他在這個當兒彷彿已經派到了幾百塊錢的花紅似
的樂調。滿懷可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自己雖然這麼想。事實上却完全
不對。多來等到花紅分派出來。他名下派着的總算比往年加上了一成一
古腦兒。不過幾十來塊錢。他便大大的失望。再去深聽那幾位大老所得的
你也幾萬。我也幾萬。真把他氣得目定口呆。只怔怔地想道。同是一個人。賺
錢的難易。如有天淵之別。像我這樣辛辛苦苦做了。一年機械式的工作。除
了每月取得飢飽不成。薪水以外。如今這筆花紅的數目。拿來還債家的
利息。還不夠他們幾位大老天天閒着沒事。那勞逸的懸殊。真不可計以道。
委實是奴隸。那世界上最下賤最無告的生活。便是這勞動兩字了。

這位職員暗中雖然這樣的憤懣，但在表面上却仍不敢露出那副不高興的樣子來。他在拿到花紅這一天的晚上，公司裏辦公完畢後，還到家裏向他老婆說明今天公司裏派給自己花紅多少。他話還未了，他老婆早接着道行了。我天天想買上一個金手表帶在手腕上走出去才體面些兒，但是總因為你經濟的困難，天天忙着衣食還不夠我那裏再好糜費去辦那裝飾的物事呢？現在你既得了這筆花紅，那麼我的心願你就給我下了罷！他聽得他老婆這麼一說，默默不語，頓了一回，才嘆口氣道：慚愧你的話，我都聽得了。你要買個手表，我原該允許你的。況且這種不可少的東西，我早該買給你。你也不必待你說起，不過我們的境況比人家艱難得多。我今天就老實對你說明了罷！我在公司裏每月得到的薪水是很少的，所以時常瞞着你向朋友中借上許多債來調濟。如今既然有了這筆花紅，零數的應即

還去了。還有大的數目也該將子金償給他們才是。倘然再給你去買了手表恐怕有些不夠呢。他說到這裏不知不覺的滾下幾滴淚珠來。他老婆聽了這一番話早把那金手表的希望壓下去了。便對他丈夫說：照你說來有債總須償。還的你別難過了。橫豎我近來不大出門。這手表也可從緩計議。現在究竟還債需要緊不必因為我有了這句話你就當真起來。他老婆安慰了好久。他方才收了眼淚。但是心裏總覺得不能妥貼。他是個有血氣的青年。平常很自負的。現在連老婆要買個手表的小事情都辦不到。教他心裏那得不難受呢。

現在我要講那發給股息時候那個職員的一段故事了。他見那些股東們都輕輕易易的憑著簡單向他領款。整千整萬都在他手裏經過。發出的他想到自己的花紅不由的呆着神。他想這股息究竟應該完全歸那股東們。

名下的麼。講到公司裏的資本，確然是他們拿出來的，但是資本是呆着不動的，所以有了資本一定要仗着勞力才能成事。那勞力是與資本立於對待的地位，並不統屬於資本的範圍下的。那麼，勞力就是無形的資本，資本與勞力是具同一機能的，譬如汽機機械是死的，一定要仗着蒸氣才能鼓動，那資本就比汽機中的機械勞力便是蒸氣了。照此看來，那公司營業所得到的餘利並不是資本單獨的功勞，委實和勞力相共的。這股息分明是一種共有的報酬。萬非資本家可以獨享的。可是現在社會上的習慣却怎樣的固陋！那含貽忍刻的資本家，他們只認做餘利是完全為資本產生的，與勞力毫不相干。他們因此坐收成利，心中全無愧怍。在勞動的一方面，勞力們敵不住資本家那衣食二者又天天逼着，向無血性的路上去走不許，資本家反抗，因此便忍氣吞聲，屈服下了。咳！你們這些資本家啊！我承

認你們是有人類的良心的也許有些微的慈悲罷我們勞動者的地位已經陷在海底了你們捨不把我們援救又誰來呢他想了一陣恆了一陣他把股東們的股息發出去的當兒似乎見那勞動者的血汗併成一起一帆一帆像波浪似的在那空氣中湧着等到股息發完了他的神經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清明他平時是一個何等品性純謹的少年從沒有過苟且的行為他進這尚競公司以來不要說不私一文簡直連紙墨也沒有帶些出來充自己私用因爲他從前受過的教育是孔孟的教育並不是新時代的新道德教育所以他兀自守着廉潔自潔的行為一無所動可是現在他忽然變了他想股息餘下的款子暫時拿來私用些兒也很使得的他一想到老婆要買手表的一層或是起那挺而走險的野心却不行後計較計較因爲他經手銀錢的職權是暫時的一到了股息發給完畢後不多幾天就要清

清清楚楚交代與總帳房裏去核算。後來等到交帳的當兒，他總共私用去五十元的光景，一時沒有彌補的法子，只得捏造了一筆虛帳。那位總帳房裏的主任，任何等精明，不消三回五次，早把虛帳查了出來。當時就將他立刻開除了。這五十餘元的虛帳，總算念他可憐，不去加以追究。他最後走出這家競公司的大門。那些大老們正在退閒室裏，閑談。他遠遠的從晶亮的玻璃窗裏望進去，彷彿電影映在幕上的一般，看得十分清楚。那些歡笑的聲浪，也從空氣中傳達到他的耳朵裏。似乎那資本之神特地要使人知道他的威福和能力。但是他在這當兒感覺早已麻木了。他只想到他老婆的手腕上已經有了金手表帶上他那麻醉的神經才微微還復些知覺。覺得稍稍安慰些兒。使他提了神，慢慢地走回家去。這時候恰巧是雨後馬路上泥濘得很。他正在低着頭走的當兒，忽然迎面來了一輛虎吼一般的汽車飛馳。

而過地上的泥水被車輪濺得四射。他身上所穿半舊的袍子上也濺着了許多。似乎他已經失業了。連無知的泥水都要來欺侮他。他舉目看時只見汽車裏坐着的乃是公司裏的總辦。大約是外邊有了什麼公事現在幹完了。回來原來這尙競公司裏前任的總辦已經死了。這位乃是繼任的講到了他的出身就是從前兩股的大股東進去辦事還不上五六年咧等到總辦的車子過去遠了。他方才覺到身上濺着了泥水便用手微微揩拭。他此時見空中正充滿着資本的空氣似乎還盪着那總帳房主任宣佈開除他這時候獰笑的聲浪呢。



學徒趣史

內地人一到了上海便都看作洞天福地人間仙境并且以爲在上海做事的人都是非常幸福的所以不論何人一提着上海這兩個字就很歡迎他似乎與他有極濃摯的感情人家的子弟除了有錢的送到大學校中學校裏去讀書和出洋去留學其餘一到了謀生的年齡要是上海有人在那裏推引的話他們的家長誰也不想去請託請託希望他子弟到上海去做事就可從此發些洋財拿到家裏來買田買地預備下半世的享用豈不快活內地人的心理是大都如此的誰知道鏡裏看花水中撈月的委實不少呢王三農是一個木匠在內地自己開了一所木作店倒也有些生意人家因爲他爲人誠實取價割一因此要製什麼家具等類總是到王三農店裏來交易的三農夫妻二人祇生下一個兒子名字叫做畊生自幼三農便送他到學校裏去念書到了高等小學將近畢業的辰光三農對他妻子說像我

們這樣的人家，本來是做做吃的，比不上那些有田有地的富戶。現在，咾生在高等小學一到暑假，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後，當然我也沒有許多金錢，再去給他念書。況且窮人家的兒子也配不上和那些公子哥兒們廝混在一起。去學他們的樣子，依我之意，我們的表弟現在不是在上海木工廠裏做事麼？聽說他在上海很結識幾個有面子的朋友，倘然託他給咾生荐上一個位子，豈不比着升到中學校裏去念書還好麼？好在咾生現在字條也會寫了，我想吃飯的本領他也勉強來得的了。他妻子聽了這一番話，便滿面堆着笑臉說：「你的話說得很對，你趕快去託人代寫一封信給你表弟，我想表弟既然在上海有些面子，朋友也多，薦個小小的學徒，諒必一定可以成就的。咾生到了上海將來也可以常常帶我們到上海去逛逛。聽說上海的戲園子的戲，是最好的，沒有的。還有七層樓八層樓，高大的洋房，築在馬路。

上到了晚上電燈點得比白晝還亮。前年王家嫂子從上海還來。他說得很仔細。可惜我現在大半已經忘却了。三農微微的哼了一聲道：「好好你兒子的事情還沒有找到你倒先要想到上海去玩了？」他妻子笑道：「你真糊塗了。我的話本來說說頑意兒的你怎麼當了真的呢？」三農點了點頭也便不說下去。他夫妻倆這一席話便將他們兒子的生計問題解決了。

畊生畢業後果然得他表叔的引薦在上海一所洋行裏伺候寫字先生的。呼喚他每日的工作只有聽那電鈴的傳令。餘閒的工夫便默默地坐在扶梯旁邊一個小杌子上。有時還沈沈的睡去。直到電鈴響了他方才醒來。揩着倦眼直奔到寫字間裏聽那寫字先生的意旨。那些事無非是倒墨水打電話之類。畊生在洋行裏每月薪水連飯錢共有十塊大洋。晚間住宿還須自己租屋。并以這十塊亮晶晶的銀元雖然每月總在他手裏捏着一回。

兒，但是不久就要分派開支。始終沒有積上一二元來放在自己的衣袋裏呢？他在上海約有半年的光景。他只見人家吃的着的都很闊綽。他每日從住宿的地方走到行裏路上，總看見幾個身上穿着華絲葛衣服的人。他一見這種漂亮的色彩便不知不覺的在他心上起了一種強烈的吸力。他常常垂着頭想：我總得也做一件華絲葛的衣服穿在身上，方才償我的心願。便是光彩比人家所穿的差一些，只要價錢便宜，我也可以將就了。他便打算一個月收入的薪水完全拿來作為製衣之用，所缺諒也無幾了。因此他不論在什麼時候，總忘不掉這件華絲葛的衣服。他每到了月底領取薪水的日子，他常常下了很大的決心，預備過了公事時間便將他原封不動的十塊大洋到綢緞莊上去剪料。但是他將近走到綢緞莊的門首，忽然又想起房錢是不能欠的。肚裏餓的時候更不可耐着不吃。倘然將這十塊

錢。一古腦兒買了衣料回來。這一個月的用度就落了空了。他想到這裏便嘆了一口氣。將他華絲葛衣服的念頭勉強的暫時壓了下去。有時已經走入綢緞莊的櫃檯旁邊。只見許多櫃友都只管與別的顧客殷勤的招待着。并且還打開了許多緞疋。請顧客揀擇花樣。却并沒一人注意到他自己。他見環立的許多顧客。不論男女身上穿的。都很漂亮。他立的地方可巧在衣鏡的前面。他抬頭看時。只見鏡檯中有個穿着布衣。年紀在十六七歲的童子。面上露着胆怯的神情。他心中疑惑地自問道。這就是我麼。那麼這些櫃友見我這等模樣。那裏會當我是個出錢的主顧呢。他因此又慚愧地退出去了。所以這件華絲葛的衣服到底還沒辦到。但他心裏的熱度却一天一天的高起來。到了沸點以上咧。

到了陰曆的新年。他家中。剛得給假五天。他便想趁着這假期回家去走走。

遭他又想到現在我在上海洋行裏做事乃是很有體面的人這番還到家中總須穿着得漂亮才能顯得出我的身分好教他人羨慕他一起了這個念頭就彷彿大海裏的波濤前面的還沒有過去那後面的早又滾上來了。他的心裏便自然而然的爆發出一個願望就想立刻辦到一件華絲葛的棉袍他這當兒除了薪水以外還有加工和那些寫字先生的賞錢所積的倒有十五六塊的數目他手中既有這筆款子就壯着胆子到綢緞莊上去剪料等到完全做成共用去十四塊大洋他第一天從裁縫手裏接來的當兒好像心窯裏開了花的一般滿懷暢快但是他爲了這件衣服費了許多心血今日才得到手所以他手中捧着這件衣服那筋肉裏面却不住瑟瑟的顫動着等到他穿到身上時真是比登天還快活些。

畊生既然做好了這件新衣他的歸計也就部署完畢了他便即日趁了火

車回家一下了車他用手在他身上所穿的華絲葛棉袍上拂了幾拂又仔細一看有無污漬他一路向着家門走來他這件華絲葛棉袍被風颺着越顯得飄飄欲仙後來路上又遇着幾個同學一見了他便殷勤地和他招呼他這當兒自問穿的很漂亮又是從上海回來的很可以在同學面前出些風頭心中便樂得不可開交他對他同學說老朋友我現在剛才回來急欲先到家裏我們明天再敘罷那幾個同學自然再三的與他約定明日在何處會晤背後還說着羨慕他的話他一進家門他的父母驀地看見走進這個華服的少年來幾乎不認識是他們的兒子等到他開口叫了他的父母他們方才知道是兒子回來了他們見陌生人也長大得多了身上穿的又這樣好看自然是歡喜的他的親母對三農說道少年人真的到上海去做事才行說到這裏將指頭點着畊生接下去說你看他回來時的模樣兒

比出去的辰光相差得多麼遠。他現在那裏還像木匠家的兒子，簡直是個少爺了。他嘴裏的話此時雖然已經說完了，那臉上的笑容還堆着，收不下。三農聽了他妻子的話，故意縐了縐眉頭道：「你別多說了，倘然被隔壁人家聽見了，便要笑你誇贊自己的兒子，豈不是有些難爲情麼？」他妻子一聽這話，便聳着額子說：「你真不懂事呢！我誇贊我的兒子，也是他孩子的福氣。難道兒子做了賊，他的母親還說他好麼？即使隔壁人家聽得了我的話，他們也決不會當做笑柄的。恐怕他們還要稱贊我們的福分咧。」三農說如此，你再多說幾句罷，我也不來禁阻了。他們夫妻二人說了這許多俏皮話，因爲歡喜，不過不知不覺流露出來的。到了晚上吃夜飯的當兒，畊生見他母親端出來的菜，看都很粗劣。他便老大的不高興，似乎他身上穿着華絲葛，棉袍就同封了官爵一般，非同小可的。他便在自己衣袋裏摸了二個小

角子出來放在桌上向他父親說像這樣的飯菜兒子是不會吃的這裏有二角小洋可以拿去買些有味的東西來吃吃三農一聽他兒子的話便說你既然要吃有味的何不早說現在辰光太遲了就是等到買了回來飯也要冷了還是明天買些魚肉來補償你今晚就胡亂吃了一頓罷。畊生聽了他父親的話自己心裏想我在上海每天所吃的本來也是很粗劣的不過回到家裏總須裝些脾氣纔是便做出勉強的樣子答應着將二個角子收了放在袋裏。三農見他兒子手面這般闊綽便問他道畊生你今番還家帶些錢來沒有畊生道沒有便指着身上說我除去了這件新衣和那回來的車票現在祇贖三個小角子了三農聽了便說那麼你出去的車錢還要向我取的畊生說道這個自然難道說叫我白趕車子不成三農向他兒子望了一眼道年輕的人總須節省才是像這種衣服穿在身上可也不大相

宜。他話還未了。他的老婆接上說。你別這樣的古板。畊生出去的時候。還沒有三年五載。他那有多大的本領。就會拿錢來孝敬你父親到底。上海並不是銅錢鋪着滿街。伸出手來就可以拾取的老實。說他如今穿了這件新衣服回來委實十分說得過去了。三農聽他妻子的話。倒也近理。心中又想道。我真錯怪了他。像他小小的年紀。又是初到上海做事。那裏能夠拿了許多錢回來。聽說別人家在內地學了三年生意。還賺不到一個錢。身上穿的衣服鞋襪還要家裏寄出去。他到底只有半年多的光景。已經有錢做衣服了。這豈不是還比人家高強得多麼。

畊生。在家中住了一個禮拜。屈指行裏的假期已經過了二天了。他便辭別他的父母。回到上海。他臨走的當兒。三農給他二塊大洋。除了車錢以外。尙餘一塊錢。那知行裏的薪水須到月底才可發給。可憐。畊生袋裏贖下的一

塊錢不上五六天已用得精光了。弄得借貸無門，萬分焦灼。加上房東家又向他催討本月裏的房錢。他急得沒法。後來竟將他這件心愛的華絲葛棉袍到典當裏去典了五塊大洋。勉強拿來敷衍本月裏的開支。但他每天從街上走過看見穿着華絲葛衣服的人却一天多似一天。他心裏呆呆的想道：難道穿衣服也要福命來消受的麼？像我這件袍子從剪料到典去的時日總共不過兩個禮拜。等到贖取出來還不知在何年何月呢！他從此每天到行裏去做事。總是抱着悲觀的意思。毫沒一點興頭。那些寫字先生他們對着他。喚他。他只冷冷的應着。好像很不願意的樣子。那些寫字先生他們對着外國人說外國話。對着中國人說中國話。是何等樣的本領！他們一種趾高氣揚的脾氣可算是中西合璧的大老官。那裏肯受這小小學徒的閒氣。因此就當着畊生打了一回官話。畊生自然不敢說個不是。只得噙着眼淚直

受了一天。他坐在扶梯旁邊打睡。恰好外國經理不遲不早從外面走進來。一見他全無精神就舉起手來照準。睜眼一看。見那外國經理滿面堆着怒容站在旁邊。他只得忍着痛說聲請罪的話。那外國經理並不懂得中國話也不與他多講。立刻就將他開除了。他到了這個時候心中急得幾乎連性命也不要。後來三農的表弟知道此事就在別一所洋行裏給他荐了一個差使。每月薪水倒有十五元的數目。因此益加大着胆子以爲上海謀事實在很容易。賺錢也並不靠着本領去用力只消荐得好錢也賺得多了。譬如我在以前的行裏。每月只拿得十塊錢。倘使在行裏安穩無事等到加至十五元的時候不知要守幾許年月。咧現在幸而離開得早。才有這一月十五元工錢的事情。他行裏和他做同樣職務的人共有四個。到了晚上沒事他們便聚合起來。

玩牌有時還要到游戲場去逛逛。他覺得現在的生活比較以前的有趣得多了。那知在他無形之中就從此一天一天的墮落下去。自己却全不覺悟。着他每夜和他的同伴廝混在一塊兒。自然胆也比前加倍大了。什麼事都來得賭起錢來。比人家倒還要強過三分。但是無論他怎樣精明究竟輸的日子比贏的日子多便漸漸的虧空起來。那件華絲葛棉袍雖然曾經向典當裏贖出來過。却不免仍舊幾次當進去。但這時候他對於這一件區區的華絲葛袍子並不放在心上了。後來因為穿得太醜。當不上幾塊錢。他方才安安穩穩的穿在身上過了幾時。他不但犯那賭博和玩耍的毛病。并且還要常常到下等的窑子裏鬼混。他的職業也就因為受了這兩件事的影響。輕輕的斷送了。三農的表弟知道他這樣的不長進。也不再給他找事。他雖然幾次去央求。但終沒有地方可以安插。他在上海賦閑了約摸有兩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吼門逃去。清兵乘勝入臺灣，到處淫掠。管國公父子都殉了。國難所有一門細弱，何堪禦侮？鳳池的母親謝夫人就把鳳池交給奶媽子，叫他逃向胞兄謝品山家去。囑咐道：「甘氏兩世惟此而已，奶奶纔抱鳳池出後門，前門喊殺之聲已經鬧成一片。清兵圍入，見人殺人，見物搶物。」謝夫人怕受辱，投井而死。大凡亡國的忠臣與開國的功臣，新陳代謝，恰成個反比例。甘氏一門良賤自盡的，自盡被殺的，被殺逃散的，逃散娶時之間家破人亡，祇剩得白茫茫一片乾淨土所留一堆瓦礫半堵頽垣供後人憑弔而已。甘英的妹子甘若華，被一少年清將姓秦的所得。甘鳳池經舅舅謝品山領到鎮江鄉間安撫養到十歲上。忽來一個賣鑄的叫路，民瞻原來也是個大劍俠。鳳池骨相非凡，心地純厚，甚願收他爲徒。遂把甘鳳池引到山深林密之所，悉心教練。面壁二載，練劍三年，造就成功。一個劍俠，這路民瞻原來也是個大劍俠。鳳池藝業成就。

之後辭師下山途經南京遇着賣解的陳四同了他女兒陳美娘在那裏賣藝招親一時高興跟美娘比武天生佳偶巧結姻緣就此結了這一門子的親新夫婦攜手回家不意將抵家門又遭意外陳美娘突然失了蹤甘鳳池入地上天的尋訪歷盡千辛萬苦方纔訪着從此南北東西鸚鵡比翼兩夫妻游俠回來家人回張雲如來家訪過甘鳳池道不走逆境的人總不肯來此見我此人眼前也走了逆境也陳美娘問張雲如是誰我竟有耳以來從沒有聽見過這個名字甘鳳池道此人是個飛賊綽號飛毛腿我知道他投在北京廉親王門下當着維止社社友很得意現在到得這裏來大致走了逆境也過不多幾時張雲如神符治病的聲名轟傳遐邇甘鳳池暗忖張雲如意會符咒奇術倒不可不去瞧瞧遂起身來訪雲如一路上聽得旁人議論都說雲如符咒如何如何靈驗鳳池仔細打聽纔知他借符咒爲名隱行

他的醫術愈病不由符咒實由沖服符咒的這一杯水探着了這個祕密所以頭回兒見面就故意藏頭露尾不肯說出真姓真名被張雲如一句道破姓名甘鳳池大笑道張兄真是可兒兩位英雄一見如故當下鳳池問他你在廉親王那裏很得意怎麼會南邊來張雲如道一言難盡遂把經過的事細細說了一遍甘鳳池聽了不勝感慨隨問今後意見如何張雲如道我已是漏網之魚喪家之犬那裏還有意見避難南下無非爲糊口之計因慕甘兄仁心俠骨妄想託庇宇下沉機觀變待時而動罷了甘鳳池道張兄還想待時而動足見有志我與你所行雖然相似所歸却是不同你們宗旨不過要推倒雍正我的宗旨是要推翻清朝現在同處逆境不妨暫引做相知以後張兄倘然不肯變掉宗旨那麼今日之友依然成爲異日之敵雲如沉吟半晌隨道我蒙甘兄不棄引爲同調甘願拋棄初志改從甘兄甘鳳池道足

見張兄有識，見皇室骨肉如此相戕，那裏是國家之福？看來清朝氣數也。就將盡了。張雲如大喜，從此雲如就與鳳池聯絡，一氣依舊賣他的符咒，偏偏常州府馬世焰升任糧道官，高言重替他在官場中竭力鼓吹符咒的行銷。自然一日廣似一日，這一年是雍正八年，馬世焰由糧道升任江南按察使。恰恰江南總督范時繹是漢軍旗人，最喜歡符咒之術，馬桌臺就把雲如薦往南京。范時繹接談之下，相見恨晚，就把張雲如待爲上賓。這范時繹是開國宰相范文程的孫子，由參領授副將，攝總兵奉旨署理江南總督出京之日，怡親王薦一個僕人來。范時繹因是怡王所薦，不敢不留，不意那僕人做事十分勤慎，范時繹倒很合意，看官你道這僕人果然是尋常僕隸麼？原來也是武進士出身的御前侍衛，奉旨喬裝做僕人模樣，專值范時繹舉動的。范時繹又如何知道呢？此是雍正帝的心腹李衛已經做到浙江總督，雖是。

浙江總督却奉有特旨。凡江南的軍政舉劾者，與范時繹會同辦理。因此李繹馬世焰與張雲如的往來，張雲如與甘鳳池的勾結，都被他偵探得明明白白。李總督大喜，立刻辦一角公文，派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馬空北趕到南京，就到制臺衙門投遞。范制臺拆閱公文，大驚失色，一面急派心腹報信，馬世焰叫早，一面命幕友起稿，做了一角回文，萬分的回護，并重申送了一分稱儀。與馬空北馬空北取了回文，回泐。李衛一得回文，就專摺入奏，把范時繹、馬世焰很參了一本。雍正帝早已接得侍衛的報告，心下了然。一見李衛摺子，也不派員查辦，立下諭旨，欽派尚書李永昇赴浙江會鞫案情。真大走脊飛櫓的張雲如也早被拏到案。甘鳳池是劍俠官兵要擎他時，只見他大笑一聲，擲劍空中，頓時化成一條金龍。鳳池騰身跨坐在龍。

背上天矯飛舞金光閃閃的去了再到他家中擊捕他眷屬時只剩一所空屋陳美娘也不知那裏去了這裏張雲如被獲到官受盡諸般苦惱恁是心堅如鐵怎奈官法如雷只得據實招供辦理終結范時繹革職免其治罪馬世炳革職交部議罪張雲如斬監候李衛田文鏡實心任事不避勞怨都得着傳旨嘉獎的處分從此雍正帝深居九重不很出外私行了但是田李兩人終雍正之世寵任不衰

雍正遊俠傳終

